

唐書合鈔

唐書卷第二百五十四

列傳百五十四

列女

李德武妻裴

楊慶妻王

王獨孤師仁乳母

房元齡妻盧

從新書增

楊三安妻李

魏衡妻王

樊會仁母敬

孝女衛

孝女賈

鄭義宗妻盧

劉寂妻夏侯

楚王靈龜妃上官

楊紹宗妻王

于敏直妻張

冀州女王阿足

樊彥琛妻魏

鄒保應妻奚

古元應妻高

宋庭瑜妻魏

李畬母 從新書增

汴女李 從新書增

堅貞節婦李 從新書增

符鳳妻玉英 從新書增

高獻妻秦 從新書增

王琳妻韋 從新書增

盧惟清妻徐 從新書增

饒娥 從新書增

崔繪妻盧

竇氏二女

盧甫妻李 王泛妻裴

鄒待徵妻薄

金節婦 從新書增

高愍女 從新書增

楊烈婦 從新書增

賈直言妻董 從新書增

李孝女 從新書增

李湍妻

董昌齡妻楊

韋雍妻蕭

衡方厚妻程

女道士李元真

孝女王和子

鄭孝女

段居貞妻謝

從新書增

楊含妻蕭

從新書增

李廷節妻崔

從新書增

殷保晦妻封

從新書增

竇烈婦

從新書增

山陽女趙

從新書增

周迪妻

從新書增

朱延壽妻王

從新書增

女子稟陰柔之質有從人之義前代誌貞婦烈女蓋喜其能以禮自防至若失身賊庭不污非義臨白刃而慷慨誓丹衷而激發粉身不顧視死如歸雖在壯夫恐難守節窈窕之操不其賢乎其次梁鴻之妻無辭偕隱共

姜之誓不踐二庭婦道母儀克彰圖史又其長也末代

風靡貞行寂寥聊播椒蘭以貽閨壺彤管之職幸無忽

焉

新書序曰女子之行於親也孝婦也節母也義而慈止矣中古以前書所載后妃夫人事天下化之後彤

史職廢婦訓姆則不及於家故賢女可紀者千載間寥寥相望唐興風化陶淬且數百年而閭家令姓竊窺淑女至臨大難守禮節白刃不能移與哲人烈士爭不朽名寒如霜雪亦可貴矣今采獲尤顯行者著之篇以緒正父父子夫夫婦婦之懿云

李德武妻裴氏字淑英戶部尙書安邑公矩之女也性

婉順有容德事父母以孝聞適德武經一年而德武坐

從父金才事徙嶺表矩時爲黃門侍郎奏請德武離婚

煬帝許之德武將與裴別謂曰燕婉始爾便事分離方

遠投瘴癘恐無還理尊君奏留必欲改嫁耳於此卽事
長訣矣裴泣而對曰婦人事夫無再醮之禮夫者天也
何可背乎守之以死必無他志因操刀欲割耳自誓保
者禁之乃止裴與德武別後容貌毀悴常讀佛經不御
膏澤李氏之姊妹在都邑者歲時朔望必命左右致敬
而省焉裴又嘗讀烈女傳見稱述不改嫁者乃謂所親
曰不踐二庭婦人常理何爲以此載於記傳乎後十餘
年間與德武音信斷絕矩欲奪其志時有柳直求婚許
之期有定日乃以剪斷其髮悲泣絕粒矩不可奪乃止
德武已於嶺表娶爾朱氏爲妻及遇赦得還至襄州聞

裴守節乃出其後妻重與裴合生三男四女貞觀中德武終於鹿城令裴歲餘亦卒

楊慶妻王氏世充兄之女也慶卽隋河間王宏之子大業末封郇王爲滎陽太守後陷於世充世充以兄女妻之授管州刺史及太宗攻圍洛陽慶謀背世充欲與其妻俱來歸國妻謂慶曰鄭國以妾奉箕箒於公者所以結公心耳今旣二三其行負恩背義自爲身謀妾將奈何若至長安則公家之婢耳願送至東都公之惠也慶不聽伺慶出後謂侍者曰唐兵若勝我家則滅鄭國無危吾夫又死進退唯谷何以生焉乃飲藥而卒慶旣入

朝官至宜州刺史時又有獨孤武都謀叛王世充歸國
事覺誅死武都子師仁年始三歲世充以其年幼不殺
使禁掌之乳母王氏號蘭英請髡鉗求入保養世充許
之蘭英撫育提攜備盡筋力時喪亂年饑人多餓死蘭
英扶路乞丐拮拾遇有所得便歸與師仁蘭英唯啖土
飲水而已後詐採拾乃竊師仁歸於京師高祖嘉其義
下詔曰師仁乳母王氏慈惠有聞撫鞠無倦提攜遺幼
背逆歸朝宜有褒隆以賜其號可封永壽郡君

房元齡妻盧失其世元齡微時病且死諉曰吾病革君
年少不可寡居善事後人盧泣入帷中剔一目示元齡

明無他會元齡良愈禮之終身

楊三安妻李氏雍州涇陽

新書高陵

人也事舅姑以孝聞及

舅姑亡沒三安亦死二子孩童家至貧窶李晝則力田
夜紡緝數年間葬舅姑及夫之叔姪兄弟者七喪深爲
遠近所嗟尙太宗聞而異之賜帛二新書百段遣州縣
所在存恤之

魏衡妻王氏梓州郪人也武德初薛仁果舊將房

新書薛舉

傳作旁

企地侵掠梁郡因獲王氏逼而妻之後企地漸強

盛衡謀以城應賊企地領衆將趨梁州未至數十里飲
酒醉卧王氏取其佩刀斬之攜其首入城賊衆乃散高

祖大悅封爲崇義夫人捨衛同賊之罪

樊會仁母敬氏字像子蒲州河東人也年十五適樊氏生會仁而夫喪事舅姑娣姒以謹順聞及服終母兄以其盛年將奪其志微加諷諭便悲恨嗚咽如此者數四母兄乃潛許人爲婚矯稱母患以召之凡所營具皆寄之鄰里像子旣至省母無疾鄰家復具餽餼像子知爲所欺佯爲不悟者其嫂復請像子沐浴像子私謂會仁曰吾不幸孀居誓與汝父同穴所以不死者徒以我母羸老汝身幼弱今汝舅欲奪吾志將加逼迫於汝何如會仁失聲啼泣像子撫之曰汝勿啼吾向僞不覺者令

汝舅不我爲意聞汝啼知吾覺悟必加防備則吾難爲計矣會仁便佯睡像子於是伺隙攜之遁歸中路兄使追及之將逼與俱返像子誓以必死辭情甚切其兄感歎而止後會仁年十八病卒時像子母已終旣葬像子謂其所親曰吾老母不幸又夫死子亡義無久活號慟不食數日而死

絳州孝女衛氏字無忌夏縣人也初其父爲鄉人衛長則所殺無忌年六歲母又改嫁無兄弟及長常思復讐無忌從伯常設宴爲樂長則時亦預坐無忌以磚擊殺之旣而詣吏稱父讐旣報請就刑戮巡察大使黃門侍

郎褚遂良以聞太宗嘉其孝烈特令免罪給傳乘徙於
雍州并給田宅仍令州縣以禮嫁之

孝女賈氏濮州甄城人也年始十五其父爲宗人元基
所害其弟强仁年幼賈氏撫育之誓以不嫁及强仁成
童共思報復乃俟元基殺之取其心肝以祭父墓遣强
仁自列於縣司斷以極刑賈氏詣闕自陳已爲請代强
仁死高宗哀之特下制賈氏及强仁免罪移其家於洛
陽

鄭義宗妻盧氏幽州范陽人盧彥衡之女也略涉書史
事舅姑甚得婦道嘗夜有强盜數十人持杖鼓譟踰垣

而入家人悉奔竄唯有姑獨在室盧冒白刃往至姑側
爲賊捶擊之幾至於死賊去後家人問曰羣兇擾橫人
盡奔逃何獨不懼答曰人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仁義
也昔宋伯姬守義赴火流稱至今吾雖不敏安敢忘義
且鄰里有急尙相赴救況在於姑而可委棄若萬一危
禍豈宜獨生其姑每歎云古人稱歲寒然後知松栢之
後凋也吾今乃知盧新婦之心矣貞觀中卒

劉寂妻夏侯氏滑州胙城人字碎金父長雲爲鹽城縣

丞因疾喪明

時劉已生二女矣

碎金乃求離其夫以終侍養經

十五年

新書五年

兼事後母以至孝聞及父卒毀瘠殆不勝

喪被髮徒跣負土成墳廬於墓側每日一食如此者積

年貞觀中有制表其門閭賜以粟帛詔賜物二十段粟十石後其女居母

喪亦如母行官又賜粟帛表其門

楚王靈龜妃上官氏秦州上邽新書下邽人父懷仁右金吾

將軍上官年十八歸於靈龜繼楚哀王後本生具存朝

夕侍奉恭謹彌甚凡有新味非舅姑噉訖未曾先嘗經

數載靈龜薨及將葬其前妃閤氏嫁不踰年而卒又無

近族衆議欲不舉之上官氏曰必神而靈寧可使孤魂

無託於是備禮同葬聞者莫不嘉歎服終諸兄姊謂曰

妃年尙少又無所生改醮異門禮儀常範妃可思之妃

掩泣對曰丈夫以義烈標名婦人以守節爲行未能卽
先犬馬以殉溝壑寧可復飾粧服有他志乎遽將刀截
鼻割耳以自誓諸兄姊知其志不可奪歎息而止尋卒
楊紹宗妻王氏華州華陰人也初年二歲所生母亡爲
繼母鞠養至年十五父又征遼而歿繼母尋亦卒王乃
收所生及繼母屍柩并立父形像招魂遷葬訖廬於墓
側培其祖父母及父母墳永徽中詔曰故楊紹宗妻王氏
因心爲孝率性成道年迫桑榆筋力衰謝以往在隋朝
父歿遼左招魂遷葬負土成墳又葬其祖父母等竭此
老年親加板築痛結晨昏哀感行路永言志行嘉尙良

深宜標其門閭用旌敏德賜物三十段粟五十石

于敏直妻張氏營州都督皖城公儉之女也數歲時父母有疾卽觀察顏色不離左右晝夜省侍宛若成人及稍成長恭順彌甚適延壽公子欽明子敏直初聞儉有疾便卽號踊自傷期於必死儉卒後凶問至號哭一慟而絕高宗下詔賜物百段仍令史官錄之

冀州鹿城女子王阿足者早孤無兄弟唯姊一人阿足初適同縣李氏未有子而夫亡時年尙少人多聘之爲姊年老孤寡不能捨去乃誓不嫁以養其姊每晝營田業夜便紡績衣食所須無非阿足出者如此二十餘年

及姊喪葬送以禮鄉人莫不稱其節行競令妻女求與相識後數歲竟終於家

樊彥琛妻魏氏楚州淮陰人彥琛病篤將卒魏泣而言曰幸以愚陋託身明德奉侍衣裳二十餘載豈意繫妨所招遽見此禍同入黃泉是其願也彥琛答曰死生常道無所多恨君宜勉勵養諸孤使其成立若相從而死適足貽累非吾所取也彥琛卒後屬李敬業之亂乃爲賊所獲賊黨知其素解絲竹逼令彈箏魏氏歎曰我夫不幸亡歿未能自盡苟爾偷生今爾見逼管絃豈非禍從手發耶乃引刀斬指棄之於地賊黨又欲妻之魏以

必死自固賊等忿怒以及加頸語云若不從我卽當殞命乃厲聲罵曰爾等狗盜乃欲污辱好人今得速死會我本志賊乃斬之聞者莫不傷惜

鄒保英妻奚氏不知何許人也萬歲通天年契丹賊李盡忠來寇平州保英時任刺史領兵討擊旣而城孤援寡勢將欲陷奚氏乃率家僮及城內女丁相助固守賊退所司以聞優制封爲誠節夫人時有古元應妻高氏亦能固守飛狐縣城卒免爲突厥所陷下詔曰頃屬默啜攻城咸憂陷沒丈夫固守猶不能堅婦人懷忠不憚流矢由茲感激危城重安如不褒昇何以獎勸古元應

妻可封爲狗忠縣君

宋庭瑜妻魏氏定州鼓城人隋著作郎彥泉之後也世爲山東士族父克己有詞學則天時爲天官侍郎魏氏善屬文先天中庭瑜自司農少卿左遷涪州別駕魏氏隨夫之任中路作南征賦以敘志詞甚典美開元中庭瑜累遷慶州都督初中書令張說年少時爲克己所重魏氏恨其夫爲外職乃作書與說敘亡父疇昔之事并爲庭瑜申理乃錄南征賦寄說說歎曰曹大家東征之流也庭瑜尋轉廣州都督道病卒魏氏旬日亦殞時人莫不傷之

李畬母者失其氏有淵識畬爲監察御史得稟米量之三斛而羸問於史曰御史米不槩也又問車庸有幾曰御史不償也母怒敕歸餘米償其傭因切責畬畬乃劾倉官自言狀諸御史聞之有慙色

汴女李者年八歲父亡殯於堂十年朝夕臨及笄母欲嫁之斷髮丐終養居母喪哀號過人自庀葬具州里送葬千餘人廬於墓蓬頭跣而負土以完園塋蒔松數百武后時按察使薛季昶表之詔樹闕門閭

堅貞節婦李者年十七嫁爲鄭廉妻未踰年廉死常布衣蔬食夜忽夢男子求爲妻初不許後數數夢之李自

疑容貌未衰醜所召也卽截髮麻衣不薰飾垢面塵膚
自是不復夢刺史白大威欽其操號堅貞節婦表旌門
闕名所居曰節婦里

符鳳妻某氏字玉英九姝美鳳以罪徙儋州至南海爲
獠賊所殺脇玉英私之對曰一婦人不足事衆男子請
推一長者賊然之乃請更衣有頃盛服立於舟罵曰受
賊辱不如死自沈於海

高叡妻秦叡爲趙州刺史爲默啜所攻州陷叡仰藥不
死至默啜所示以寶帶異袍曰降我賜爾官不降且死
叡視秦秦曰君受天子恩當以死報賊一品官安足榮

自是皆瞋目不語默啜知不可屈乃殺之

王琳妻韋者士族也琳爲眉州司功參軍俗僭侈盛飾
韋不知有簪珥訓二子堅冰有法後皆名聞琳卒時韋
年二十五家欲強嫁之韋固拒至不聽音樂處一室或
終日不食卒年七十五著女訓行於世

盧惟清妻徐淄州人世客陳留惟清仕歷校書郎徐女
兄之夫李宜得以罪斥惟清坐僚姻貶播川尉徐還鄉
里糲食斥鉛膏采絺不御會大赦徐間關迎惟清至荆
州聞惟清死二髯奴將劫徐歸下江徐知之數其罪奴
不敢逼劫其資去徐倍道行至播川足繭流血得惟清

尸以喪還閱歲至洛陽旣葬以無子終服還陳留汴州
刺史齊澣高其節頌而詩之

饒娥字瓊真饒州樂平人生小家勤織紝頗自修整父
勤漁於江遇風濤舟覆屍不出娥年十四哭水上不食
三日死俄大震電水蟲多死父尸浮出鄉人異之歸
具禮葬父及娥鄱水之陰縣令魏仲光碣其墓建中初
黜陟使鄭叔則表旌其間河東柳宗元爲立碑云

崔繪妻盧氏幽州范陽人也爲山東著姓祖幼孫常州
刺史父獻有美名則天時歷鸞臺侍郎文昌左丞天授
中爲酷吏來俊臣所陷左遷西鄉令而卒繪早終盧旣

年少諸兄常欲嫁之盧輒稱病固辭盧亡姊之夫李思
冲神龍初爲工部侍郎又求續親時思冲當朝美職諸
兄不敢拒將婚之夕方以告盧盧又固辭不可仍令人
防其門盧謂左右曰吾自誓久已定矣乃夜中出自竇
中奔歸崔氏髮面盡爲糞穢所汚宗族見者皆爲之垂
淚因出家爲尼諸尼欽其操行皆尊事之開元中以老
病而卒

奉天縣竇氏二女伯娘仲娘雖長於村野而幼有志操
住與邠州接界永泰中草賊數千人持兵刃入其村落
行剽劫聞二女有容色姊年十九妹年十六藏於巖窟

間賊徒擬爲逼辱乃先曳伯娘出行數十步又曳仲娘
出賊相顧自慰行臨深谷伯娘曰我豈受賊汚辱乃投
之於谷賊方驚駭仲娘又投於谷谷深數百尺姊尋卒
仲娘脚折面破血流被體氣絕良久而蘇賊義之而去
京兆尹第五琦感其貞烈奏之詔旌表門閭長免丁役
二女葬事官給京兆尹曹陸海著賦以美之

順武尉盧甫妻李氏隴西成紀人也父瀾永泰元年春
任蘄縣令界內先有草賊二千餘人瀾挺身入賊結以
誠信賊並降附百姓復業者二百餘家時曹昇任徐州
刺史知賊降領兵掩襲賊得脫

疑瀾
賣已

後入縣殺瀾瀾將

被殺從父弟渤詣賊救瀾請代兄死瀾又請留弟弟兄
爭死瀾女盧甫妻又泣請代父死並爲賊所害宣慰使
吏部侍郎李季卿以節義聞又有尉氏尉王泛妻裴氏
儀王傅巨卿之女也素有容範爲賊所俘賊逼之裴曰
吾衣冠之子當死卽死終不苟全一命受汚於賊賊脇之
以兵逼之以罵裴堅力抗之賊怒乃支解裴氏至死不屈
季卿亦以狀迹聞詔曰鄭州原武縣尉盧甫亡妻李氏
汴州尉氏縣尉王泛亡妻裴氏等懿範傳家柔明植性
頃因寇難克彰義烈或請代父死表因心之孝或誓逐
夫亡操難奪之節宜膺贈律俾光休美李氏可贈孝昌

縣君裴氏可贈河東縣君仍編入史冊瀾渤亦贈官秩

鄒待徵妻薄氏待徵大厯中爲常州江陰縣尉袁晁亂其

妻爲海賊所掠薄氏守節出待徵官誥於懷中託付村

人使謂待徵曰義不受辱乃投江而死賊退潮落待徵

於江岸得妻屍焉江左文士多著節婦文以紀之江南間人

李華作哀節婦賦

金節婦者安南賊帥陶齊亮之母也常以忠義誨齊亮

頑不受遂絕之自田而食紡而衣州里矜法焉大厯初

詔賜兩丁侍養本道使四時存問終身

高愍女名妹妹父彥昭事李正己及納拒命質其妻子

使守濮陽建中二年挈城歸河南都統劉元佐納屠其家時女七歲母李憐其幼請免死爲婢許之女不肯曰母兄皆不免何賴而生母兄將被刑徧拜四方女問故答曰神可祈也女曰我家以忠義誅神尙何知而拜之問父在所西嚮哭再拜就死德宗駭歎詔太常謚曰愍諸儒爭爲之誄彥昭從元佐救寧陵復汴州累功授汴州刺史朝廷錄其忠居州二十年不徙卒贈陝州都督楊烈婦者李侃妻也建中末李希烈陷汴謀襲陳州侃爲項城令希烈分兵數千畧定諸縣侃以城小賊銳欲逃去婦曰寇至當守力不足則死焉君而逃尙誰守侃

曰兵少財乏若何婦曰縣不守則地賊地也倉廩府庫
皆其積也百姓皆其戰士也於國家何有請重賞募死
士尚可濟侃乃召吏民入庭中曰令誠若主也然滿歲
則去非如吏民生此土也墳墓存焉宜相與死守忍失
身北面奉賊乎衆泣許諾乃徇曰以瓦石擊賊者賞千
錢以刀矢殺賊者萬錢得數百人侃率以乘城婦身自
纍以享衆報賊曰項城父老義不下賊得吾城不足爲
威宜亟去徒失利無益也賊大笑侃中流矢還家婦責
曰君不在人誰肯固死於外猶愈於牀也侃遽登城會
賊將中矢死遂引去縣卒完詔遷侃太平令先是史思

明之叛衛州女子侯滑州女子唐青州女子王相與歆
血赴行營討賊滑濮節度使許叔冀表其忠皆補果毅
雖敢決不忘於國然不如楊烈婦忼慨知君臣大義云
賈直言妻董直言坐事貶嶺南以妻少乃訣曰生死不
可期吾去可亟嫁無須也董不答引繩束髮封以帛使
直言署曰非君手不解直言貶二十年乃還署帛宛然
及湯沐髮墮無餘

李孝女者名妙法瀛州博野人安祿山亂被劫徙他州
聞父亡欲問道奔喪一子不忍去割一乳留以行旣至
父已葬號踊請開父墓以視宗族不許復持刀刺心乃

爲開見棺舌去塵髮治拭之結廬墓左手植松栢有異
鳥至後母病或不食飲女終日未嘗視匕箸及亡刺血
書於母臂而葬廬墓終身

李湍妻湍吳元濟之軍人也元和中淮西未平湍心懷
向順乃急渡潞河東降烏重脗其妻遂爲賊束縛在樹
鬻而食之至死叫其夫曰善事烏僕射觀者義之至是
重脗以其事請列史冊十三年憲宗下詔從之

董昌齡母楊氏昌齡常爲泗州長史世居於蔡少孤受
訓於母累事吳少誠少陽至元濟時爲吳房令楊氏潛
誠曰逆順之理成敗可知汝宜圖之昌齡志未果元濟

又署爲鄆城令楊氏復誠曰逆黨欺天天所不福汝當速降無以前敗爲慮無以老母爲念汝爲忠臣吾雖歿無恨矣及王師逼鄆城昌齡乃以城降且說賊將鄧懷金歸款於李光顏憲宗聞之喜急召昌齡至闕真授鄆城令兼監察御史乃賜緋魚昌齡泣謝曰此皆老母之訓憲宗嗟歎良久元濟囚楊氏欲殺之而止者數矣蔡平楊氏幸無恙元和十五年陳許節度使李遜疏楊氏之強明節義以聞乃封北平郡太君

韋雍妻蕭氏雍

字叔和擢進士第

故太子賓客張宏靖鎮幽州

日奏授觀察判官攝監察御史時屬朝廷制置未備幽

州俗本兇悍尤不樂文儒爲主帥賓佐習於常態忿其變通議論不密卒然起亂雍時家亦從劫蕭氏聞難號呼專執夫袂左右格去以死不從及雍臨刃蕭氏涕而告曰妾不幸年少義不苟活今日之事願先就死執刀者斷其臂而殺雍蕭氏詞氣不撓雖兇悍圍視無不嗟嘆其夕蕭氏亦卒大和六年節度使楊志誠表明其事因降敕追封蘭陵縣君

衡方厚妻程氏方厚大和中任邕州都督府錄事參軍

爲招討使董昌齡誣枉殺之

昌齡治無狀方厚數爭事昌齡怒將執付吏辭以疾

不免卽以死告卧棺中昌齡知之使闔程氏力不能免

棺甚牢方厚閉久以爪攫棺爪盡乃絕

乃抑其哀如非寃者昌齡雅不疑慮聽其歸葬程氏故
得以徒行詣闕截耳於右銀臺門告夫被殺之寃御史
臺鞠之得實諫官亦有章疏故昌齡再受譴逐程氏開
成元年降敕曰乃者吏爲不道虐殺爾夫詣闕申寃徒
行萬里崎嶇偪畏濱於危亡血誠旣昭幽憤果雪雖古
之烈婦何以加焉如聞孤孀無依晝哭待盡俾榮祿養
仍賜疏封可封武昌縣君仍賜一子九品正員官

女道士李元真越王貞之元孫曾祖珍子越王第六男

也先天中

先天誤當作垂拱

得罪配流嶺南元真祖父皆亡歿

於嶺外雖曾經恩赦而未昭雪元真進狀曰去開成三

年十二月內得嶺南節度使盧鈞出俸錢接措哀妾三代旅襯暴露各在一方特與發遣歸就大塋合祔今護四喪已到長樂旅店權下未委故越王墳所在伏乞天恩允妾所奏許歸大塋妾年已六十三孤孀家貧更無依倚詔曰越王事跡國史著明枉陷非辜尋已洗雪其珍子他事配流數代漂零不還京國元真弱女孝節卓然啟護四喪綿歷萬里况是近族必可加恩行路猶或嗟稱朝廷固須恤助委宗正寺京兆府與訪越王墳墓報知如不是陪陵任祔塋次卜葬其葬事仍令京兆府接措必使備禮葬畢元真如願住京城便配咸宜觀安

置

孝女王和子者徐州人其父及兄爲防秋卒戍涇州元和中吐蕃寇邊父兄戰死無子母先亡和子時年十七聞父兄歿於邊上被髮徒跣褰裳獨往涇州行丐取父兄之喪歸徐營葬手植松柏剪髮壞形廬於墓所節度使王智興以狀聞詔旌表之又大中五年兗州瑕丘縣人鄭神佐女年二十四先許適馳雄牙官李元慶神佐亦爲官健戍慶州時党項叛神佐戰死其母先亡無子女以父戰歿邊城無由得還乃剪髮壞形自往慶州護父喪還至瑕丘縣進賢鄉馬青村與母合葬便廬於墳

所手植松檜誓不適人節度使蕭倣以狀奏之曰伏以
閭里之中罕知禮教女子之性尤昧義方鄭氏女痛結
窮泉哀深陟岵投身沙磧歸父遺骸遠自邊陲得還閭
里感蓼莪以積恨守卹墓以誓心克彰孝理之仁足厲
貞方之節詔旌表門閭

段居貞妻謝字小娥洪州豫章人居貞本歷陽俠少年
重氣決娶歲餘與謝父同賈江湖上並爲盜所殺小娥
赴江流傷腦折足人救以免轉側丐食至上元夢父及
夫告所殺主名離析其文爲十二言持問內外姻莫能
曉隴西李公佐隱占得其意曰殺若父者必申蘭若夫

必申春試以是求之小娥泣謝諸申乃名盜亡命者也
小娥詭服爲男子與傭保雜物色歲餘得蘭於江州春
於獨樹浦蘭與春從兄弟也小娥託傭蘭家日以謹信
自効蘭寢倚之雖包苴無不委小娥見所盜段謝服用
故在益知所夢不疑出入二期伺其便他日蘭盡聚羣
盜醺酒蘭與春醉卧廬小娥閉戶拔佩刀斬蘭首因大
呼捕賊鄉人牆救禽春得贓千萬其黨數十小娥悉疏
其人上之官悉抵死乃始自言狀刺史張錫嘉其烈白
觀察使使不爲請還豫章人爭聘之不許祝髮爲浮屠
道垢衣糲飯終身

楊含妻蕭父歷爲撫州長史以官卒母亦亡蕭年十六與妹皆韶淑毀貌載二喪還鄉里貧不能給舟傭次宣州戰烏山舟子委柩去蕭結廬水濱與婢穿墻納棺成墳蒔松栢朝夕臨有馴烏縞兔菌芝之祥長老等爲立舍歲時進粟縑喪滿不釋縗人高其行或請昏女曰我弱不能北還君誠爲我致二柩葬故里請事君子於是含以高安尉罷歸聘之且請除素蕭以親未葬許其載辭其采已葬乃釋服而歸楊云

李廷節妻崔乾符中廷節爲邾城尉王仙芝攻汝州廷節被執賊見崔姝美將妻之詬曰我士人妻死亡有命

奈何受賊汙賊怒剗其心食之

殷保晦妻封敖孫也名絢字景文能文章草隸保晦歷校書郎黃巢入長安共匿蘭陵里明日保晦逃賊悅封色欲取之固拒賊誘說萬詞不答賊怒勃然曰從則生不然正膏我劍封罵曰我公卿子守正而死猶生也終不辱逆賊手遂遇害保晦歸左右曰夫人死矣保晦號而絕

竇烈婦者河南人朝邑令畢某妻初同州軍亂逐節度使李瑋走河中令匿望仙里不知所舍乃仇家也夜半盜入捽令首欲殺之竇泣蔽捍苦持賊袂至中刀不解

令得脫走不死賊亦去京兆聞之歸酒帛醫藥幾死而愈

山陽女趙者父盜鹽當論死女詣官訴曰迫饑而盜救死爾情有可原能原之邪否則請俱死有司義之許減父死女曰身今爲官所賜願毀服依浮屠法以報卽截耳自信侍父疾卒不嫁

周迪妻某氏迪善賈往來廣陵會畢師鐸亂人相掠賣以食迪饑將絕妻曰今欲歸不兩全君親在不可并死願見賣以濟君行迪不忍妻固與詣肆售得數千錢以奉迪至城門守者誰何疑其紿與迪至肆問狀見妻首

已在柝矣迪裏餘體歸葬之

朱延壽妻王者當楊行密時延壽事行密爲壽州刺史惡行密不臣與寧國節度使田頔謀絕之以歸唐事泄行密以計召延壽欲與揚州延壽信之將行王曰今若得揚州成宿志是興衰在時非繫家也然願日一介爲驗許之及爲行密所殺介不至王曰事敗矣卽部家僕授兵器方闔扉而捕騎至遂出私帑施民發百燎焚牙居呼天曰我誓不爲讐人辱赴火死

贊曰政教隆平男忠女貞禮以自防義不苟生彤管有煒蘭閨振聲關雎合雅始號文明

唐書卷第二百五十四

唐書卷第二百五十五上

韋

突厥上

新書序曰夷狄爲中國患尚矣在前世者史家類能言之唐興蠻夷更盛衰嘗與中國亢衡者有四突厥吐蕃回鶻雲南是也方其時羣臣獻議盈廷或聽或置班然可睹也劉琨以爲嚴尤辨而未詳班固詳而未盡推其至當周得上策秦得其中漢無策何以言之荒服之外聲教所不逮其叛不爲之勞師其降不爲之釋備嚴守禦險走集使其爲寇不能也爲臣不得也惠此中夏以綏四方周之道也故曰周得上策

易稱王侯設險以固其國築長城修障塞所以設險也趙簡子起長城備胡燕秦亦築長城限中外益理城塹城全國滅人歸咎焉後魏築長城議者以爲人治一步方千里役三十萬人不旬朔而獲久安故曰秦得中策漢以宗女嫁匈奴而高祖亦審魯元不能止趙王之逆謀謂能息匈奴之叛非也且冒頓手弑其親而冀其不與外祖爭強豈不惑哉然則知和親非久安計而爲之者以天下初定紓歲月之禍耳武帝時中國乂安胡寇益希疏而絕之此其時也方更糜耗華夏連兵積年故嚴尤以爲下策然而漢至昭

宣武士練習斥候精明匈奴收迹遠徙猶襲奉春之
過舉傾府藏給西北歲二億七十萬皇室淑女嬪於
穹廬掖庭良人降於沙漠夫貢子女方物臣僕之職
也詩曰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荒服稱其來不言
往也公及吳盟諱而不書柰何以天子之尊與匈奴
約爲兄弟帝女之號與胡媼並御烝母報子從其汙
俗中國異於蠻夷者有父子男女之別也婉冶之姿
毀節異類垢辱甚矣漢之君臣莫之恥也魏晉羌狄
居塞垣資奉踰昔百人之酋千口之長賜金印紫綬
食王侯之俸牧馬之童乘羊之隸齋毳毼邀利者相

錯於路耒耨之利絲枲所生散於數萬里之外胡夷
歲驕華夏日蹙方其強也竭人力以征之其服也養
之如初病則受養強則內攻中國爲羌胡服役且千
載可不悲哉誠能移其財以賞戍卒則民富移其爵
以餌守臣則將良富利歸於我危亡移於彼無納女
之辱無傳送之勞棄此而不爲故曰漢無策嚴尤謂
古無上策謂不能臣妾之也誠能之而不用耳秦無
策謂攘狄而亡國也秦亡非攘狄也漢得下策謂伐
胡而人病人旣病矣又役人而奉之無策也故曰嚴
尤辨而未詳也班固謂其來慕義則接以禮讓何者

禮讓以交君子非所以接禽獸夷狄也纖麗外散則
戎羯之心生戎羯之心生則侵盜之本也聖人飲食
聲樂不與之其來朝坐於門外古人體委以食之不
使知馨香嘉味也漢氏習玩驕虜使其悅燕趙之色
甘大官之珍服以文綺羅紈供之則增求絕之則招
怨是飽豺狼以梁肉而縱其獵噬也華人步卒利險
阻虜人騎兵利平地堅守無與追奔競逐來則杜險
使不得進去則閉險使不得還衝以長戟臨以强弩
非求勝也譬諸蟲豸虺蜴何禮讓之接哉故曰班固
詳而未盡者此也杜佑謂秦以區區關中滅六強國

今竭萬方之財上奉京師外有犬戎憑陵陷城數百
內有兵革未寧三紀矣豈制置異術古今殊時乎周
制步百爲畝畝百給一夫商鞅佐秦以爲地利不盡
更以二百四十步爲畝百畝給一夫又以秦地曠而
人寡晉地狹而人夥誘三晉之人耕而優其田宅復
及子孫使秦人應敵於外非農與戰不得入官大率
百人以五十人爲農五十人習戰故兵強國富其後
仕宦多途末業日滋今大率百人纔十人爲農餘皆
習他技又秦漢鄭渠溉田四萬頃白渠溉田四千五
百頃永徽中兩渠灌浸不過萬頃大厯初減至六千

畝畝股一斛歲少四五百萬斛地利耗人力散欲求
強富不可得也漢時長安北七百里卽匈奴之地侵
掠未嘗暫息計其舉國之衆不過漢一大郡鼂錯請
備障塞故北邊安安今潼關之西隴山之東鄜坊之
南終南之北十餘州之地已數十萬家吐蕃綿力薄
材食鮮藝拙不及中國遠甚誠能復兩渠之饒誘農
夫趣耕擇險要繕城壘屯田蓄力河隴可復豈惟自
守而已至佑孫牧亦曰天下無事時大臣偷處榮逸
戰士離落兵甲鈍弊車馬剝弱天下雜然盜發則疾
驅以戰是謂宿敗之師此不蒐練之過其敗一也百

人荷戈仰食縣官則挾千夫之名大將小裨操其餘
贏以虜壯爲幸執兵者常少糜食者常多築壘未乾
公囊已虛此不責實之過其敗二也戰小勝則張皇
其功奔走獻狀以邀賞或一日再賜一月累封凱還
未歌書品已崇爵命極矣田官廣矣金繒溢矣子孫
官矣肯外死勤於我哉此賞厚之過其敗三也多喪
兵士顛覆大都則跳身而來刺邦而去迴視刀鋸菜
色甚安一歲未更已立於壇墀之上此輕罰之過其
敗四也大將將兵柄不得專一曰爲偃月一曰爲魚
麗三軍萬夫環旋翔佯愧駭之間虜騎乘之此不專

任之過其敗五也元和時團兵數十萬以誅蔡天下
乾耗四歲然後能取之蓋五敗不去也長慶初盜子
若孫悉來走命未幾而燕趙亂引師起將五敗益甚
不能加威於反虜二杜之論如此廣德建中間吐蕃
再飲馬岷江常以南詔爲前鋒操倍尋之戰且戰且
進蜀兵折刃吞鏃不能斃一戎戎兵曰深疫死日厭
自度不能留輒引去蜀人語曰西戎尙可南蠻殘我
至韋臯鑿青谿道以和羣蠻使道蜀入貢擇子弟習
書算於成都業成而去習知山川要害文宗時大入
成都自越雋以北八百里民畜爲空又敗卒貧民因

緣掠殺官不能禁自是羣蠻嘗有屠蜀之心蜀民苦
於重征者亦欲啟之以幸非常歲發戍卒不習山川
之險緩步一舍已呵然流汗爲將者刻薄自入給帛
則以疏易良賦粟以沙參粒故邊卒怨望而巴蜀危
憂孫樵謂宜詔嚴道沈黎越嶲三州三字疑誤度要害募
卒以守且兵籍於州則易役卒出於邊則習險相地
分屯春耕夏蠶以資衣食秋冬嚴壁以俟寇歲遣廉
吏視卒之有無則官無餽運吏無牟盜此其備禦之
策可施行者著之於篇

突厥之始啟民之前隋書載之備矣祇以入國之事而

述之始畢可汗咄吉者

何史那氏

啟民可汗子也隋大業中

嗣位值天下大亂中國人奔之者眾其族強盛

其地三垂薄海

南抵大漠可汗建庭都斤山牙門樹金狼頭燾坐常東嚮

東自契丹室韋西盡吐谷

渾高昌諸國皆臣屬焉控弦百餘萬北狄之盛未之有

也高視陰山有輕中夏之志可汗者猶古之單于妻號

可賀敦

新書無賀字

猶古之閼氏也其子弟謂之特勒別部

領兵者皆謂之設其大官

葉護

屈律啜次阿波次頡

新書作侯

利發次吐屯次俟斤

次闊洪達次頡利發次達干凡二十八等

並代居其官

而無員數父兄死則子弟承襲

衛土曰阿離

高祖起義太原

遣大將軍府司馬劉文靜聘于始畢引以爲援始畢遣

其特勒康稍利等獻馬千

新書兵五千匹

會於絳郡又遣

二千騎助軍從平京城及高祖卽位前後賞賜不可勝

紀始畢自恃其功益驕踞每遣使者至長安頗多橫恣

高祖以中原未定每優容之武德元年始畢使骨咄祿

特勒來朝宴於太極殿奏九部樂賚錦綵布絹各有差

是歲始畢牙帳自破帝問內史令蕭瑀瑀曰魏文帝幸許城門無故壞是年文帝崩豈其類邪二年二

月始畢帥兵渡河至夏州賊帥梁師都出兵會之謀入

抄掠授馬邑賊帥劉武周兵五百餘騎遣人句注又追

兵大集欲侵太原是月始畢卒其子什鉢苾以年幼不

堪嗣位立爲泥步設使居東偏直幽州之北立其弟俟

利弗設是爲處羅可汗

處羅可汗嗣位又以隋義成公主爲妻遣使入朝告喪

高祖爲之舉哀

發哀長樂門

廢朝三日詔百官就館弔其使

者又遣內史舍人鄭德挺往弔處羅賜物三萬段

又潛通王

世充潞州總管李襲譽擊斬其使取牛羊萬餘

處羅此後頻遣使朝貢先是隋

煬帝蕭后及齊王暕之子政道陷於竇建德三年二月

處羅迎之至於牙所立政道爲隋王隋末中國人在虜

庭者悉隸於政道行隋正朔置百官居於定襄城有徒

一萬時太宗在藩受詔討劉武周師次太原處羅遣其

弟步利設率二千騎與官軍會六月處羅至并州總管

李仲文出迎勞之畱三日城中美婦人多爲所掠仲文

不能制

以俱儉特勒助屯明年謀取并州置楊政道卜之不吉左右諫止處羅曰我先人失國賴隋以

存今忘之不祥卜不吉神詎無知乎我自決之會天雨血三日國中犬夜羣號求之不見遂有疾公主餌以五石俄疽發死俄而處羅卒義成公主以其子奧射設醜弱廢

不立之遂立處羅之弟咄苾是爲頡利可汗

頡利可汗者啟民可汗第三子也初爲莫賀咄設牙直五原之北高祖入長安薛舉猶據隴右遣其將宗羅喉攻陷平涼郡北與頡利連結高祖患之遣光祿卿宇文歆齎金帛以賂頡利歆說之令絕交於薛舉初隋五原太守張長遜因亂以其所部五原城隸於突厥歆又說

頡利遣長遜入朝以五原地歸於我頡利並從之因發

突厥兵及長遜之衆並會於太宗軍所

太子建成議廢豐州并割榆中

地於是處羅子郁射設以所部萬帳入處河南以靈州爲塞

武德三年頡利又納義

成公主爲妻以始畢之子什鉢苾爲突利可汗

義成楊諸女也

其弟善經亦依突厥與王世充使者王文素共說頡利曰往啟民兄弟爭國賴隋得復位子孫有國今天子非文帝後宜立正道以報隋厚德頡利然之故歲入寇遣使入朝告處羅死高祖爲

之罷朝一日詔百官就館弔其使頡利初嗣位承父兄

之資兵馬強盛有憑陵中國之志高祖以中原初定不

遑外略每優容之賜與不可勝計頡利言辭悖傲求請

無厭四年四月頡利自率萬餘騎與馬邑賊苑君璋將

兵六千人共攻鴈門定襄王李大恩擊走之先是漢陽

公

新書高祖紀郡王

李瓌太常卿鄭元璫左驍衛大將軍長孫

順德等各使於突厥頡利並拘之我亦留其使前後數

輩

由是寇代州敗行軍總管永安王孝基略河東犯原州穿延州塞諸將與戰不能有所俘

至是爲

大恩所挫於是乃懼仍放順德還更請和好獻魚膠數

十觔欲令二國同於此膠高祖嘉之放其使者特勒熱

寒阿史德等還蕃賜以金帛五年春李大恩奏言突厥

饑荒馬邑可圖詔大恩與殿內少監獨孤晟帥師討苑

君璋期以二月會於馬邑晟後期不至大恩不能獨進

頓兵新城以待之頡利遣數萬騎與劉黑闥合軍進圍

大恩王師敗績大恩歿於陣死者數千人

進擊忻州為李高遷所破

六月劉黑闥又引突厥萬餘騎入抄河北

又殘定州頡利復

自率五萬

新書十萬

騎

入雁門圍并州

南侵至於汾州又遣數千

騎西入靈原等州詔隱太子出幽州道太宗出蒲州道

以討之

李子和以兵趨雲中掩可汗後段德操出夏州狙其歸并州總管襄邑王神符戰汾東斬虜五百首取馬二千汾州刺史蕭顗獻俘五千虜陷大震關

縱兵掠宏州總管宇文歆靈州楊師道拒之獲馬橐駝

數千時頡利攻圍并州又分兵入汾潞等州掠男女五千

餘口聞太宗兵至蒲州乃引兵出塞

明年與黑闥君瑋等小小入寇定匡

原朔等州與屯將相勝負帝遣太子建成復屯北邊秦

王屯并州備虜久乃罷俄又破代地一屯進擊渭南二州取馬邑不有也七年攻原朔二州入代地不勝更與復請和歸我馬邑七年君瑋合攻隴州及陰槃城分擊

并地秦王與齊王元吉屯幽州道以備胡君璋與八月
虜出入原朔忻并地剽係騷然數爲諸將驅逐

頡利突利二可汗舉國入寇道自原州連營南上太宗

受詔北討齊王元吉隸焉初關中霖雨糧運阻絕太宗

頗患之諸將憂見於色頓兵於幽州頡利突利率萬餘

騎奄至城西

陣五龍坂

乘高而陣將士大駭太宗乃親率百

騎馳詣虜陣告之曰國家與可汗誓不相負何爲背約

深入吾地我秦王也故來一決可汗若自來我當與可

汗兩人獨戰若欲兵馬總來我唯百騎相禦耳頡利弗

之測笑而不對太宗又前令騎告突利曰爾往與我盟

急難相救爾今將兵來何無香火之情也亦宜早出一

決勝負突利亦不對太宗前將渡溝水頡利見太宗輕
出又聞香火之言乃陰猜突利因遣使曰王不須渡我
無惡意更欲共王自斷當耳於是稍引却各歛軍而退
太宗因縱反間於突利突利悅而歸心焉遂不欲戰其
叔姪內離頡利欲戰不可因遣突利及夾畢特勒阿史
那思摩奉見請和許之突利因自託於太宗願結爲兄
弟思摩初奉見高祖引昇御榻頡利固辭高祖謂曰頡
利誠心遣特勒朝拜今見特勒如見頡利固引之乃就
坐尋封思摩爲和順王

突厥旣歲盜邊或說帝曰虜數
內寇者以府庫子女所在我能

去長安則戒心止矣帝使中書侍郎宇文士及踰南山
按行樊鄧將徙都焉羣臣贊遷秦王獨曰戎狄自古爲

中國患未聞周漢爲遷也願假數年請取可汗以報帝
乃止頡利已和亦會甚兩弓矢皆弛惡遂解而還帝會
群臣問所以備邊者將作大匠于筠請五原靈武置舟
師於河扼其入中書侍郎溫彥博曰魏爲長塹過匈奴
今可用帝使桑顯和塹邊大道召江南船工大發卒治
戰艦頡利遣使來願欵北樓關請互市帝不能拒帝始
兼天下罷十二軍尙文治至是以八年七月頡利集兵
虜患方張乃復置之練卒蒐騎
十餘萬大掠朔州頡利攻靈朔與代州都督蘭謩戰新
遷屯大谷秦王屯蒲州道初帝待突厥用敵國禮及是
怒曰往吾以天下未定厚於虜以紓吾邊今卒敗約朕
將擊滅之母須姑息命有司更所與書爲詔若敕瑾未
至屯虜已踰石嶺圍并州攻靈州轉擾潞沁李靖以兵
出潞州道行軍總又襲將軍張瑾於太原
管任環屯太行戰大瑾全軍
並沒中書侍郎溫彥博陷於賊脫身奔於李靖出師拒
戰頡利不得進屯於并州太宗帥師討之次蒲州頡利

引兵而去太宗旋師

遂攻廣武爲任城王道宗破其欲谷設掠綏州請和去敗并州數縣

入蘭鄯彭州諸屯或小勝不能制俄寇原州折威將軍楊屯擊之且發士屯大谷

九年

又攻原靈

州進犯涇原李靖與戰靈州虜引去寇西會州圍烏城

翺佯隴渭間平道將軍柴紹破之於秦州斬一特勒三

大將虜千級大抵虜得志七月頡利自率十餘萬騎進則深入負則請和不恥也

寇武功京師戒嚴已卯進寇高陵行軍總管左武侯大

將軍尉遲敬德與之戰於涇陽大破之獲俟斤阿史德

烏沒啜斬首千餘級癸未頡利遣其腹心執失思力入

朝爲覘因張形勢云二可汗總兵百萬今已至矣太宗

謂之曰我與突厥固自和親汝則背之我實無愧又義

軍入京之初爾父子並親從我賜汝玉帛前後極多何

故輒將兵入我畿縣爾雖突厥亦須頗有人心何故全

忘大恩自誇強盛我當先戮爾矣思力懼而請命

蕭瑀封德

彘諫帝不如禮遣之

太宗不許縈之於門下省太宗與侍中高士

廉中書令房元齡將軍周範馳六騎幸渭水之上與頡
利隔津而語責以負約其酋帥大驚皆下馬羅拜俄而
衆軍繼至頡利見軍容大盛又知思力就拘由是大懼
太宗獨與頡利臨水交言麾諸軍却而陣焉蕭瑀以輕
敵固諫於馬前上曰吾已籌之非卿所知也突厥所以
空其境內直入渭濱應是聞我國家初有內難朕又新
登九五將謂不敢拒之朕若閉門虜必大掠強弱之勢

在今一策朕故獨出以示輕之又耀軍容使知必戰事
出不意乖其本圖虜入旣深理當自懼與戰則必剋與
和則必固制服匈奴自茲始矣是日頡利請和隨詔許
焉車駕卽日還宮乙酉又幸城西刑白馬與頡利同盟
於便橋之上頡利引兵而退蕭瑀進曰初頡利之未和
也謀臣猛將多請戰而陛下不納臣以爲疑旣而虜自
退其策安在上曰我觀突厥之兵雖衆而不整君臣之
計唯財利是視可汗獨在水西酋帥皆來謁我我因而
襲擊其衆勢同拉朽然我已令无忌李靖設伏於幽州
以待之虜若奔還伏兵邀其前大軍躡其後覆之如反

掌矣我所以不戰者卽位日淺爲國之道安靜爲務一與虜戰必有死傷又匈奴一敗或當懼而修德結怨於我爲患不細我今卷甲韜戈昭以玉帛頑虜驕恣必自

此始破亡之漸其在茲乎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之謂

也

乃詔殿中監豆盧寬將軍趙綽護送突厥

九月頡利獻馬三千匹羊萬口

上不受詔頡利所掠中國戶口者悉令歸之貞觀元年

陰山已北薛延陀迴紇拔也

新書作野

古等餘部皆相率背

叛擊走其欲谷設頡利遣突利討之師又敗績輕騎奔還頡利怒拘之十餘日突利由是怨望內欲背之其國大雪平地數尺羊馬皆死人大飢乃懼我師出乘其弊

引兵入朔州揚言會獵實設備焉侍臣咸曰夷狄無信
先自猜疑盟後將兵忽踐疆境可乘其便數以背約因
而討之太宗曰匹夫一言尙須存信何況天下主乎豈
有親與之和利其災禍而乘危迫險以滅之耶諸公爲
可朕不爲也縱突厥部落叛盡六畜皆死朕終示以信
不妄討之待其無禮方擒取耳二年突利遣使奏言與
頡利有隙奏請擊之詔秦武通以并州兵馬隨便應接
頡利亦擁兵窺邊或請築古長城發兵乘塞帝曰突厥
盛夏而霜五日並出三月連明赤氣滿野彼見災而不
務德不畏天也遷徙無常六畜多死不用地也俗死則
焚今塋皆起墓背父祖命慢鬼神也與突利不睦內相
攻殘不和於親也有是四者將亡三年薛延陀自稱可
矣當爲公等取之安在築障塞乎

汗於漠北遣使來貢方物

詔兵部尚書李靖擊虜馬邑
頡利走九俟斤以衆降拔野

古僕骨同羅諸部
霄奚渠長皆來朝

頡利始稱臣尚公主請修壻禮

突厥俗素

質略頡利得華士趙德言
才其人委信之稍專國

頡利每委任諸胡疎遠族類

胡人貪冒性多翻覆以故法令滋彰兵革歲動國人患

之諸部攜貳頻年大雪六畜多死國中大餒頡利用度

不給復重歛諸部由是下不堪命內外多叛之上以其

請和後復援梁師都詔兵部尚書李靖代州都督張公

瑾出定襄道并州都督李勣右武衛將軍邱行恭出通

漠道

靈州大都督任城
王道宗出大同道

左武衛大將軍柴紹出金河道

幽州
都督

衛孝節出恒安道

營州
都督

薛萬徹出暢武道

凡六總
管師十

餘俱受靖節度以討之道宗戰靈州十二月突利可汗

及郁射設蔭奈特勒等並帥所部來奔帝謂羣臣曰往

皇以百姓故奉突厥詭而臣之朕嘗痛心病首思一樹

恥於天下今天誘諸將所向輒克朕其遂有成功乎

四年正月李靖進屯惡陽嶺夜襲定襄頡利驚擾因徙

牙於磧口胡酋康蘇密等遂以隋蕭后及楊政道來降

或言中國人嘗密通書於后中書舍人楊文確請劾治

帝曰天下未一人或當思隋今反側既安何足治邪置

勿二月頡利計窘竄於鐵山兵尙數萬使執失思力入

朝謝罪請舉國內附太宗遣鴻臚卿唐儉將軍安修仁

持節安撫之頡利稍自安靖乘間襲擊大破之遂滅其

國復定襄恒安地頡利乘千里馬獨騎奔於從姪沙鉢

羅部落三月行軍副總管張寶相率衆奄至沙鉢羅營

生擒頡利

沙鉢羅設蘇尼失以衆降

送於京師

告俘太廟帝御順天樓陳仗衛士民縱觀

吏執可汗至

太宗謂曰凡有功於我者必不能忘有惡於我

者終亦不記論爾之罪狀誠爲不小但自渭水曾面爲

盟從此以來未有深犯所以錄此不相責耳

帝曰爾罪有五爾父

國破賴隋以安不以一鎗力助之使其廟社不血食一也與我鄰而棄信擾邊二也恃兵不戢部落攜怨三也

賊華民暴禾稼四也許和親而遷延自遁五也仍詔還

其家口館於太僕廩食之

思結侯斤以四萬衆降可汗弟欲谷設奔高昌旣而亦來

降伊吾城之長素臣突厥舉七城以獻因其地爲西伊州制詔突厥往逢癘疫長城之南暴骨如邱有司其以

酒脯祭爲瘞藏之又詔隋亂華民多沒於虜遣使者以金帛贖男女八萬口還爲平民

頡利鬱鬱

不得志與其家人或相對悲歌而泣

不室處常設宮廬庭中

帝見

羸億授虢州刺史以彼土多麋鹿縱其畋獵庶不失物

性頡利辭不願往遂授右衛大將軍賜以田宅五年太

宗謂侍臣曰天道福善禍淫事猶影響昔啟民亡國奔

隋文帝不恡粟帛大興士衆營衛安置乃得存立既而

強盛當須子子孫孫思念報德纔至始畢卽起兵圍煬

帝於鴈門及隋國將亂又恃強深入遂使昔安立其家

國者身及子孫並爲頡利兄弟之所屠戮今頡利破亡

豈非背恩忘義所致也

頡利子疊羅支有至性既舍京師諸婦得品供羅支預焉其母

最後至不得給羅支不敢嘗品肉帝聞歎曰天稟仁孝豈限華夷哉厚賜之遂給母肉

八年卒詔

其國人葬之從其俗禮焚屍於灞水之東贈歸義王諡
曰荒其舊臣胡祿達官吐谷渾邪自刎以殉渾邪者頡
利之母婆施氏之媵臣也頡利初誕以付渾邪至是哀
慟而死太宗聞而異之贈中郎將仍葬於頡利墓側樹
碑以紀之詔中書侍郎岑文本刻其事於頡利渾邪之墓碑俄蘇尼失亦以死殉

突利可汗什鉢苾者始畢可汗之嫡子頡利之姪也隋
大業中突利年數歲始畢遣領其東牙之兵號為泥步

設隋淮南公主之北也遂妻之頡利嗣位用次弟為延

部步利設主書部統特勒以什鉢為突利可汗牙直幽

州之北突利在東偏管奚霫契丹等數十部徵稅無度

諸部多怨之貞觀初奚霫等並來歸附頡利怒其失衆遣北征延陀又喪師旅遂囚而撻焉突利初自武德時深自結於太宗太宗亦以恩義撫之結爲兄弟與盟而去後頡利政亂驟徵兵於突利拒之不與由是有隙貞觀三年表請入朝上謂侍臣曰朕觀前代爲國者勞心以憂萬姓世祚乃長役人以奉其身社稷必滅今北蕃百姓喪亡誠由其君不君之故也至使突利情願入朝若非困迫何能至此夷狄弱則邊境無虞亦甚爲慰然見其顛隤又不能不懼所以然者慮已有不逮恐禍變亦爾朕今視不能遠見聽不能遠聞唯藉公等盡忠匡

弼無得情於諫諍也突利尋爲頡利所攻遣使來乞師
太宗謂近臣曰朕於突利結爲兄弟不可以不救杜如
晦進曰夷狄無信其來自久國家雖爲守約彼必背之
不若因其亂而取之所謂取亂侮亡之道太宗然之因
令將軍周範屯太原以圖進取突利乃率其衆來奔太
宗禮之甚厚頻賜以御膳四年授右衛大將軍封北平
郡王食邑封七百戶以其下兵衆置順佑等州帥部落
還蕃太宗謂曰昔爾祖啟民亡失兵馬一身投隋隋家
翼立遂至強盛荷隋之恩未嘗報德至爾父始畢乃爲
隋家之患自爾已後無歲不侵擾中國天實禍淫大降

災變爾衆散亂死亡略盡既事窮後乃來投我我所以
不立爾爲可汗者正爲啟民前事故也改變前法欲中
國久安爾宗族永固是以授爾都督當須依我國法整
齊所部不得妄相侵掠如有所違當獲重罪五年徵入
朝至并州道病卒年二十九太宗爲之舉哀詔中書侍
郎岑文本爲其碑文子賀邏鶻嗣突利弟結社率貞觀
初入朝歷位中郎將十三年從幸九成宮陰結部落得
四十餘人并擁賀邏鶻相與夜犯御營謂其黨曰吾聞
晉王丁夜得薛
仗出我乘間突進可犯行在是夕大風冥王踰第四重
不出結社率恐謀泄卽射中營謀而殺人幕引弓亂發殺衛士數十人折衝孫武開率兵奮擊乃

退北走渡渭水欲奔其部落尋皆捕而斬之詔原賀邏
鶻流於嶺外頡利之敗也其部落或走薛延陀或走西
域而來降者甚衆詔議安邊之術朝士多言突厥恃強
擾亂中國爲日久矣今天寶喪之弱來歸我本非慕義
之心因其歸命分其種落俘之河南充豫之地散居州
縣使各耕織百萬胡虜可得化爲百姓則中國有加戶
之利塞北可常空矣唯中書令溫彥博議請準漢建武
時置降匈奴於五原塞下全其部落得爲捍蔽又不離
其土俗因而撫之一則實空虛之地二則示無猜心若
遣向河南充豫則乖物性故非含育之道太宗將從之

祕書監魏徵奏言突厥自古至今未有如斯之破敗者也此是上天剿絕宗廟神武且其世寇中國百姓冤讐陛下以其降伏不能誅滅卽宜遣還河北居其故土匈奴人面獸心非我族類強必寇盜弱則卑服不顧恩義其天性也秦漢患其若是故發猛將以擊之收取河南以爲郡縣陛下奈何以內地居之且今降者幾至十萬數年之間孳息百倍居我肘腋密邇王畿心腹之疾將爲後患尤不可河南處也溫彥博奏曰天子之於物也天覆地載有歸我者則必養之今突厥破滅之餘歸心降附陛下不加憐愍棄而不納非天地之道阻四夷之

意臣愚甚謂不可遣居河南所謂死而生之亡而存之
懷我德惠終無叛逆魏徵又曰晉代有魏時胡落分居
近郡平吳已後郭欽江統勸武帝逐出塞外不用欽等
言數年之後遂傾瀍洛前代覆車殷鑒不遠陛下必用
彥博之言遣居河南所謂養獸自遺患也彥博又曰聞
聖人之道無所不通古先哲王有教無類突厥餘魂以
命歸我我援護之收居內地稟我指麾教以禮法數年
之後盡爲農民選其酋首遣居宿衛畏威懷德何患之
有光武居南單于於內郡爲漢藩翰終乎一代不有叛
逆

於是中書侍郎顏師古給事中杜楚客禮部侍郎李
百藥等皆勸帝不如使處河北樹酋長俾統部落視

地多少令不相臣國小權分終不得亢衡中國長轡遠馭之道也 彥博既口給引類百

端太宗遂用其計於朔方之地自幽州至靈州置順祐化長四州都督府又分頡利之地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雲中都督府以統其部衆其酋首至者皆拜爲將軍中郎將等官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餘人因而入居長安者數千家自結社率之反也太宗始患之又上書者多云處突厥於中國殊謂非便乃徙於河北立右武侯大將軍化州都督懷化郡王思摩爲乙彌泥孰侯利苾可汗賜姓李氏率所部建牙於河北

思摩者頡利族人也

父曰咄六設始啟民奔隋磧北諸部奉思摩爲可汗啟民歸國乃去

可汗號性開敏善占始畢處羅以其貌似胡人不類突
對始畢處羅皆愛之厥疑非阿史那族類故歷處羅頡利世常爲夾畢特勒
終不得典兵爲設武德初數來朝貢高祖封爲和順郡
王及其國亂諸部多歸中國唯思摩隨逐頡利竟與同
擒太宗嘉其忠除右武侯大將軍化州都督令統頡利
舊部落於河南之地尋改封懷化郡王及將徙於白道
之北思摩等咸憚薛延陁不肯出塞太宗遣司農卿郭
嗣本賜延陁璽書曰突厥頡利可汗未破已前自恃強
盛抄掠中國百姓被其殺者不可勝紀我發兵擊破之
諸部落悉歸化我略其舊過嘉其從善並授官爵同我

百寮所有部落愛之如子與我百姓不異但中國禮義
不滅爾國前破突厥止爲頡利一人爲百姓之害所以
廢而黜之實不貪其土地利其人馬也自黜廢頡利以
後恒欲更立可汗是以所降部落等並處河南任其放
牧今戶口羊馬日向滋多元許冊立不可失信卽欲遣
突厥渡河復其田土我策爾延陲日月在前今突厥理
是居後後者爲小前者爲大爾在磧北突厥居磧南各
守土境鎮撫部落若其踰越故相抄掠我卽將兵各問
其罪此約既定非但有便爾身貽厥子孫長守富貴也

思摩乃行帝爲置酒引思摩前曰時一草一木見其滋
庶以爲喜況我養爾部人息爾馬羊不滅昔平爾父母

墳墓在河北今復舊廷故宴以慰行思摩泣下奉觴上
萬歲壽且言破亡之餘陛下使存骨舊鄉願子孫世世
事唐以於是命禮部尙書趙郡王孝恭鴻臚卿齋書就
報厚德

劉善

齋書就

思摩部落築壇於河上以拜之并賜之鼓纛突厥及胡
在諸州安置者並令渡河北還其舊部又以左屯衛將
軍阿史那忠爲左賢王左武衛將軍阿史那泥孰爲右
賢王以貳之薛延陀聞太宗遣思摩渡河北慮其部落
翻附磧北預蓄輕騎伺至而擊之太宗遣敕之曰擅相
侵者國有常刑延陀曰至尊遣莫相侵掠敢不奉詔然
突厥翻覆難信其未破前連年殺中國人動以千萬計
至尊破突厥須收爲奴婢將與百姓而反養之如子結

社率竟反此輩獸心不可信也臣荷思甚深請爲至尊

誅之時思摩下部衆渡河者凡十萬馬九萬匹勝兵四萬人

始度河牙於故定襄城其地南大河北白道畜牧廣衍

龍荒之最壤故突厥爭利之思摩遣使謝曰蒙恩立爲

落長寶望世世爲國一大守吠天子北門有思摩不能

却延隨侵逼願入保長城詔許之居三年

撫其衆皆不愜服至十七年相率叛之南渡河請分處

於勝夏二州之間詔許之帝伐遼或言突厥處河南邇京師請帝無東帝曰夫爲君

者豈有猜貳哉湯武化桀紂之民無不遷善有隋無道

舉天下皆叛非止夷狄也朕聞突厥之亡內河南以賑

贍之彼不近走延隨而遠歸我懷我思摩遂輕騎入朝

深矣朕策五十年中國無突厥患

願留策授右武衛將軍從征遼東爲流矢所中太宗親

宿衛

爲吮血其見顧遇如此未幾卒於京師贈兵部尚書夏

州都督陪塋昭陵立墳以象白道山詔爲立碑於化州

右賢王阿史那泥孰蘇尼失子也始歸國妻以宗女賜名

忠案那泥孰與忠本二人忠別有傳附阿史那社滿非

那泥孰也新書先是貞觀中突厥別部有車鼻者名斛

作一人非是

亦阿史那之族也代爲小可汗牙於金山之北頡利可

汗之敗北荒諸部將推爲大可汗遇薛延陀爲可汗車

鼻不敢當遂率所部歸於延陀爲人勇烈有謀略頗爲

衆附延陀惡而將誅之車鼻密知其謀竄歸於舊所其

地去京師萬里竄金山之北三垂斗絕惟一面勝兵三

萬人自稱乙注車鼻可汗西有歌新書羅祿北有結骨

皆附隸之自延陀破後遣其子沙鉢羅特勒來朝貢方

物又許身自入朝太宗遣將軍郭廣敬徵之

帝遣雲麾將軍安調

遮右屯衛郎將韓華往迎之

竟不至

華謀與葛邏祿共劫之車鼻覺華與車鼻子陟苾特勒關死調

遮被殺

太宗大怒貞觀二十三年遣右驍衛郎將高侃潛

引回紇僕骨等兵衆襲擊之其酋長歌邏祿泥孰闕俟利發乃拔塞匳處木昆莫賀咄俟斤等率部落背車鼻

相繼來降永徽元年侃軍次阿息山車鼻聞王師至召

所部兵皆不赴遂攜其妻子從數百騎而遁其衆盡降

侃率精騎追車鼻獲之送於京師仍獻於社廟又獻於

昭陵高宗數其罪而赦之

高宗責曰頡利敗爾不輔無親也延陀破爾遜亡不忠也

而罪當死然朕見先帝所獲酋長必宥之今原爾死乃釋縛

拜左武衛將軍賜宅於

長安處其餘衆於鬱督軍山置狼山都督以統之車鼻

長子羯漫陀先統拔悉密部車鼻未敗前

位諫車鼻請
歸國不聽

遣其子菴鑠入朝太宗嘉之拜左屯衛將軍更置新黎

州以統其衆車鼻既破之後突厥盡爲封疆之臣於是

分置單于瀚海二都護府單于都護領狼山雲中桑乾

三都督蘇農等一

新書

十四州瀚海都護領金微新黎

等七都督仙萼賀蘭等八州各以其首領爲都督刺史

麟德初改燕然爲瀚海都護府領回紇徙故瀚海都護
府於古雲中城號雲中都護府積以北蕃州悉隸瀚海
南隸雲中雲中者義成公主所居也頡利滅李靖徙突
厥羸破數百帳居之以阿史德爲之長衆稍盛卽建言
願以諸王爲可汗遙統之帝曰今可汗古單于也乃改
雲中府爲單于大都護府以殷王旭輪爲單于都護

高宗東封泰山狼山都督葛邏祿社利等首領三十餘

人並扈從至嶽下勒名於封禪之碑自永徽已後殆三

十年北鄙無事調露元年單于管內突厥首領阿史德

溫傳奉職二部落始相率反叛立泥孰匐爲可汗二十

四州並叛應之高宗遣鴻臚卿蕭嗣業左領軍衛將軍苑大智右

千牛將軍李景嘉率衆討之恃衆不設備會雨雪士輒寒反爲溫傳

所敗軍士死者萬餘人大智等收餘卒行且戰乃免於是嗣業流桂州餘坐免官又

詔禮部尙書裴行儉爲定襄道行軍大總管率太僕少

卿李思文營州都督周道務西軍程務挺等統衆三十餘萬

討擊溫傳詔右金吾將軍曹懷舜屯井陘右武衛將軍崔獻屯絳龍門明年行儉戰黑山大破

之泥孰匐爲其下所殺并擒奉職

新書并擒溫傳誤而溫傳開耀元年擒

而

還

餘衆保狼山始虜未叛鳴鶚羣飛入塞吏曰所謂突厥雀者南飛胡必至此春還悉墮靈夏間率無首泥

孰果亡狼山衆掠雲州都督竇懷哲右領軍中郎將程務挺逐出之

永隆元年突厥又迎

頡利兄之子阿史那伏念於夏州將渡河立爲可汗諸

部落復響應從之

明年遂寇原慶二州

又詔裴行儉率將軍曹繼

叔新書程務挺李崇直李文暕等討之

謀者給言伏念溫傳保黑沙饑

甚可輕騎取也懷舜獨信之輕兵倍道至黑沙乃不見虜得薛延陀餘部降之引還至長城遇溫傳與戰所殺

相當行儉兵壁代之陁口縱反間故伏念溫傳相貳因遣兵擊伏念敗之伏念走與懷舜遇行且戰一日爲伏

念所破棄軍奔雲中士爲虜所乘死不可算皆南首仆懷舜殺牲與伏念盟乃免伏念益北留輜重妻子保金

牙山以輕騎將襲懷舜會行儉遣部將掩得其輜重比還無所歸乃北走保細沙行儉縱單于鎮兵躡之伏念

意王師不能遠不設備
伏念窘急執溫詣行儉降行儉

遂虜伏念詣京師斬於東市永淳元年突厥阿史那骨

咄高宗紀祿復反叛

骨咄祿者頡利之疎屬亦姓阿史那氏其祖父本是單

于右雲中都督舍利元英下首領也世襲吐屯又治黑聚為群盜有

既破骨咄祿鳩集亡散入總材山沙城

眾五千餘人又抄掠九姓得羊馬甚多漸至强盛乃自

立為可汗以其弟默啜為設咄悉匄為葉護時有阿史

德元珍在單于檢校降戶部落嘗坐事為單于長史王

本立所拘繫會骨咄祿入寇元珍請依舊檢校部落本

立許之因而便投骨咄祿骨咄祿得之甚喜立爲阿波

達干令專統兵馬事永淳二年

寇單于府北鄙遂攻并州殺嵐州刺史王德茂

分掠定州北平刺史霍王元軌擊却之又攻媯州圍單于都護府殺司馬張行師

進寇蔚州

殺刺史

史李思儉

豐州都督崔智辯擊之反爲賊所殺文明元年又

寇朔州殺掠人吏則天詔左武威衛大將軍程務挺爲

單于道安撫大使以備之垂拱二年骨咄祿又寇朔代

等州左玉鈐衛中郎將淳于處平爲陽曲道總管與副

將中郎將蒲英節率兵赴援

擊賊總材山

行至忻州與賊戰

大敗死者五千餘人

更以天官尚書韋待價爲燕然道大總管討之

三年骨咄

祿及元珍又寇昌平詔左鷹揚衛大將軍黑齒常之擊

却之其年八月又寇朔州復以常之爲燕然道大總管
擊賊於黃花堆大破之追奔四十餘里賊衆遂散走磧
北右監門衛中郎將爕寶璧又率精兵一萬三千人出
塞窮追反爲骨咄祿所敗全軍盡沒寶璧輕騎遁歸初
寶璧見常之破賊遽表請窮其餘黨則天詔常之與寶
璧計議遙爲聲援寶璧以爲破賊在朝夕貪功先行又
令人出塞二千餘里覘候見元珍等部落皆不設備遂
率衆掩襲之旣至又遣人報賊令得設備出戰遂爲賊
所覆寶璧坐此伏誅則天大怒因改骨咄祿爲不卒祿
元珍後率兵討突騎施臨陣戰死骨咄祿天授中病卒

默啜者骨咄祿之弟也骨咄祿死時其子尙幼默啜遂篡其位自立爲可汗長壽二年率衆寇靈州殺掠人吏

則天遣白馬寺僧薛懷義爲代北道行軍大總管

內史李昭

德爲行軍長史鳳閣鸞臺平章事蘇味道爲司馬率朔方道總管契苾明雁門道總管王孝傑威化道總管李多祚豐安道總管陳令英瀚海道總管田揚名等領十八將軍以討之既不遇

賊尋班師焉

俄詔孝傑爲朔方道行軍總管備邊

默啜俄遣使來朝則天

大悅冊授左衛大將軍封歸國公賜物五十段明年復

遣使請和又加授遷善可汗萬歲通天元年契丹首領

李盡忠孫萬榮反叛攻陷營府默啜遣使上言請還河

西降戶卽率部落兵馬爲國家討擊契丹制許之默啜

遂攻討契丹部衆大潰盡獲其家默啜自此兵衆漸盛

則天尋遣使冊立默啜爲特進頡跌利施大單于立功

報國可汗

未及命俄攻靈勝二州縱殺畧爲屯將所敗

聖歷元年默啜表請

與則天爲子并言有女請和親初咸亨中突厥諸部落

來降附者多處之豐勝靈夏朔代等六州謂之降戶默

啜至是又索世降戶及單于都護府之地兼請農器種

子則天初不許默啜大怨怒言辭甚慢拘我使人司賓

卿田歸道將害之時朝廷懼其兵勢納言姚璿鸞臺侍

郎楊再思建議請許其和親遂盡驅六州降戶數千帳

并種子四萬餘碩農器三千事以與之默啜寢強由此

也其年則天令魏王武承嗣男淮陽王延秀就納其女
爲妃遣右豹韜衛大將軍閻知微攝春官尙書右武威
衛郎將楊鸞莊攝司賓卿大齋金帛送赴虜庭行至黑
沙南庭默啜謂知微等曰我女擬嫁與李家天子兒你
今將武家兒來此是天子兒否我突厥積代已來降附
李家今聞李家天子種末總盡唯有兩兒在我今將兵
助立遂收延秀等拘之別所僞號知微爲可汗與之率
衆十餘萬襲我靜難及平狄清夷等軍靜難軍使左玉
鈐衛將軍慕容元翦以兵五千人降之俄進寇媯檀等
州則天令司屬卿武重規爲天兵中道大總管右武威

衛將軍沙吒忠義爲天兵西道前軍總管幽州都督張

仁亶爲天兵東道總管率兵三十萬擊之右羽林衛大

將軍閻敬容

李多祚

爲天兵西道後軍總管統兵十五萬

以爲後援默啜又出自恒岳道寇蔚州陷飛狐縣俄進

攻定州殺刺史孫彥高焚燒百姓廬舍虜掠男女無少

長皆殺之則天大怒購斬默啜者封王改默啜號爲斬

啜尋又圍逼趙州長史唐波若翻城應之刺史高叡抗

節不從遂遇害

進攻相州詔沙吒忠義爲河北道前軍總管李多祚爲後軍總管將軍嶋夷公

肅富順爲奇兵總管擊虜

則天乃立廬陵王爲皇太子令充河北道

行軍大元帥

以稱言狄仁傑爲副文昌右丞宋元爽爲長史左肅政臺御史中丞霍獻可爲司馬

右肅政臺御史中丞吉頊爲監軍使
將軍扶餘文宣等六人爲子總管
軍未發而默啜盡

抄掠趙定等州男女八九萬人
悉徙從五回道而去所

過殘殺不可勝紀沙吒忠義及後軍總管李多祚等皆

持重兵與賊相望不敢戰河北道元帥納言狄仁傑總

兵十萬追之無所及二年默啜立其弟咄悉訇爲左廂

察骨咄祿子默矩爲右廂察各主兵馬二萬餘人又立

其子訇俱爲小可汗位在兩察之上仍主處木昆等十

姓兵馬四萬餘人又號爲拓西可汗自是連歲寇邊以

魏元忠檢校并州長史爲天兵軍大總管婁師德副之按屯以待久視元年掠隴右諸

監馬萬餘匹而去制右肅政御史大夫魏元忠爲靈武

道行軍大總管以備之又命安北大都督相王旦爲天

兵道元帥

率并州長史武攸宜夏州都督薛訥

統諸軍討擊竟未行而賊

退

明年寇鹽夏掠羊馬十萬攻石嶺遂圍并州以雍州長史薛季昶爲持節山東防禦大使節度滄瀛幽易

恒定媯檀平等九州之軍以瀛州都督張仁直統諸州及清夷障塞軍之兵與季昶犄角又以相王爲安北道

行軍元帥監諸將王留不行虜入代忻仍殺畧

長安三年默啜遣使莫賀達干

請以女妻皇太子之子則天令太子男平恩王重俊義

興王重明

中宗諸子傳平恩王重福義興王重俊無重明且此復顛倒

廷立見之默

啜遣大酋移力貪汗入朝獻馬千匹及方物以謝許親

之意則天燕之於宿羽亭太子相王及朝集使三品以

上並預會重賜以遣之中宗卽位默啜又寇靈州鳴沙

縣靈武軍大總管沙吒忠義拒戰久之官軍敗績死者
六千餘人賊遂進寇原會等州掠隴右羣牧馬萬餘匹
而去忠義坐免中宗下制絕其請婚仍購募能斬獲默
啜者封國王授諸衛大將軍賞物二千段又命內外官
各進破突厥諸策右補闕盧備上疏曰臣聞有虞咸熙
苗人逆命殷宗大化鬼方不賓則戎狄交侵其來遠矣
漢高帝納婁敬之議與匈奴和親妻其宗女賂以鉅萬
冒頓益驕邊寇不止則遼荒之地凶悍之俗難以德綏
可以威制而降自三代無聞上策今匈奴不臣擾我亭
障皇赫斯怒將整元戎臣聞方叔帥師功歌周雅去病

耀武勲勒燕山則萬里折衝在於擇將春秋謀元帥取其說禮樂敦詩書晉臣杜預射不穿札而建平吳之勲是知中權制謀不在一夫之勇其蕃將沙吒忠義等身雖驍悍志無遠圖此乃騎將之材本不可當大任且師出以律將軍死綏秦克長平趙括受戮胡去馬邑王恢坐誅則棄軍有刑古之常典近者鳴沙之役主將先逃輕挫國威須正邦憲又其中軍旣敗陣亂矢窮義勇之士猶能死戰功合紀錄以勸戎行賞罰旣明將士盡節此擒敵之術也臣聞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長算故陳湯統西域而郅支滅常惠用烏孫而匈奴敗請購辨勇

之士班傳之儔旁結諸蕃與圖攻取此又犄角之勢也
臣聞昔置新秦以實塞下宜因古法募人徙邊選其勝
兵免其行役次廬伍明教令則狃習戎事究識夷情其
所虜獲因而賞之近戰則守家遠戰則利貨趨赴鋒鏑
不勞訓誓朝賦楊柳夕歌杖杜三年之後可以久安臣
聞漢拜邳都匈奴避境趙命李牧林胡遠竄則朔方之
安危邊域之勝負地方千里制在一賢其邊州刺史不
可不慎擇得其人而任之蒐乘訓兵屯田積粟謹設烽
燧精飾戈矛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備而守之此又古之
善經也去歲亢陽天下不稔利在保境不可窮兵使內

郡黔黎各安其業擇其宰牧輕其賦徭事無過舉爵不以私愛人之財節其徭役惜人之力不廣臺榭察地利天時以趨耕獲命秋獮冬狩以教戰陣則數年之後有勇知方帑藏山積金革犀利然後整六軍絕大漠雷擊萬里風掃二庭斬蹠林之首懸藁街之邸使百蠻震怖五兵載戢則上合天時下順人事理內以及外綏近以來遠以惠中國以靜四方臣少慕文儒不習軍旅奇正之術多媿前良獻替是司輕陳瞽議上覽而善之默噉於是殺我行人假鴻臚卿臧思言思言對賊不屈節特贈鴻臚卿仍命左屯衛大將軍張仁直攝右御史臺大

夫充朔方道大總管以禦之仁直始於河外築三受降

城絕其南寇之路

久之以唐休璟代屯

睿宗踐祚默啜又遣使請

和親制以宋王成器女爲金山公主許嫁之默啜乃遣

其男楊我支特勒來朝授右驍衛員外大將軍

會羽林大將軍

孫佺等與奚戰冷陁爲奚所執獻諸默啜默啜殺之更以刑部尚書邵元振代休璟俄而睿宗傳位親竟不成
默啜乃遣子楊我支特勒入宿衛固求婚以蜀王女南河縣主妻之下書諭尉可汗

初默啜景雲中率兵西擊娑葛破滅之契丹及奚自神

功之後常受其徵役其地東西萬餘里控弦四十萬自

頡利之後最爲強盛自恃兵威虐用其衆默啜旣老部

落漸多逃散開元二年遣其子移涅可汗及同俄特勒

妹婿火拔頡利發石阿失畢率精騎圍逼北庭右驍衛

將軍郭虔瓘嬰城固守俄而出兵擒同俄特勒於城下

斬之虜因退縮火拔懼不敢歸攜其妻來奔制授左衛

大將軍封燕山郡王封其妻為金山公主賜宅一區奴

婢十人馬十匹物千段楊我支死詔宗親三等以上弔其家是時突厥再上書求昏帝

未明年十姓部落左廂五咄六新書六作右廂五弩

失畢五俟斤葛邏祿胡屋嵐尼施三姓大漠都督特進朱斯陰山都督謀落旬維元池都督顯實

力胡鼻率眾內附詔處其眾於金山以右羽林軍大將軍薛訥為涼州鎮軍大總管節度赤水建康河源等軍

屯涼州以都督楊執一副之右衛大將軍郭虔瓘為朔州鎮軍大總管節度和戎大武并州之北等軍屯并州

以長史王駿副之撫新附檢鈔暴默默及子婿高麗擊葛邏祿等詔所在都護總管特角應援

莫離支高文簡跌跌都督跌跌思泰等

吐谷渾大酋慕容道奴郁射施

大酋鵬屈頡斤苾悉頡力高麗大酋高拱毅合萬餘帳

各率其衆相繼來降前後

總萬餘帳制令居河南之舊地授高文簡左衛員外大

將軍封遼西郡王跌跌思泰爲特進右衛員外大將軍

兼跌跌都督封樓煩郡公

道奴左武衛將軍兼刺史雲中郡公鵬屈頡斤左驍衛將軍

兼刺史陰山郡公苾悉頡力左武衛將軍兼刺史雁門郡公拱毅左領軍衛將軍兼刺史平城郡公自

餘首領封拜賜物各有差跌跌女婿阿史德胡祿俄又

歸朝授以特進其秋默啜與九姓首領阿布思

新書思結等

戰於磧北九姓大潰人畜多死阿布思率衆來降

帝悉官之

拜薛訥朔方道行軍大總管太僕卿呂延祚靈州刺史杜賓客佐之備邊詔金山大漠元池都督等共圖取默

賜班賞格
賜物諭之

四年默啜又北討九姓拔曳固

新書野古曳固與上也古

同戰於獨樂河拔曳固大敗默啜負勝輕歸而不設備

遇拔曳固逆卒頡質略於柳林中突出擊默啜斬之仍

與入蕃使郝靈荃

新書
佐

傳默啜首至京師骨咄祿之子

闕特勒鳩合舊部殺默啜子小可汗及諸弟并親信略

盡立其兄左賢王默棘連是爲毗伽可汗

毗伽可汗以開元四年卽位本蕃號爲小殺性仁友自

以得國是闕特勒之功固讓之闕特勒不受遂以爲左

賢王專掌兵馬是時奚契丹相率款塞突騎施蘇祿自

立爲可汗突厥部落頗多攜貳乃召默啜時衙官瞰欲

谷爲謀主初默啜下衙官盡爲闕特勒所殺噉欲谷以女爲爲小殺可敦遂免死廢歸部落及復用年已七十

女

爲

餘蕃人甚敬伏之俄而降戶阿悉爛跌跌思泰等復自河曲叛歸初降戶南至單于左衛大將軍單于副都護張知運盡收其器仗令渡河而南蕃人怨怒御史中丞姜晦爲巡邊使蕃人訴無弓矢不得射獵晦悉給還之故有抗敵之具張知運旣不設備與降戶戰於青剛嶺爲降戶所敗臨陣生擒知運擬送與突厥朔方總管薛納率兵追討之賊至大斌縣又爲將軍郭知運所擊賊衆大潰散投黑山呼延谷釋張知運而去

分爲二隊北走王峻又破

其左

上以張知運喪師斬之以徇小殺既得降戶謀欲

南入爲寇瞰欲咎曰唐王英武人和年豐未有間隙不

可動也我衆新集猶尙疲羸須且息養之數年始可觀

變而舉小殺又欲修築城壁造立寺觀瞰欲咎曰不可

突厥人戶寡少不敵唐家百分之一所以常能抗拒者

正以隨逐水草居處無常射獵爲業又皆習武強則進

兵抄掠弱則竄伏山林唐兵雖多無所施用若築城而

居改變舊俗一朝失利必將爲唐所併且寺觀之法教

人仁弱本非用武爭強之道不可置也小殺等深然其

策八年冬

遣使請和帝以不情答而不許俄下詔伐之乃以拔悉蜜右驍衛大將軍金山道總管處

木昆執米唆堅昆都督右武衛大將軍骨篤祿毗伽可
汗契丹都督李失活奚都督李大酺突厥默啜子左賢
王墨特勒左威衛將軍右賢王阿史那毗伽特勒燕山
郡王火拔石失畢等蕃漢士悉發凡三十萬以御史大
夫朔方道大總管王唆統之

御史大夫王唆爲朔方大總管奏請西

徵拔悉密東發奚契丹兩蕃期以明年秋初引朔方兵
數道俱入掩突厥衙帳於稽落河上小殺聞之大恐瞰
欲谷曰拔悉密今在北庭與兩蕃東西相去極遠勢必
不合王唆兵馬計亦無能至此必若能來候其臨到卽
移衙帳向北三日唐兵糧盡自然去矣且拔悉密輕而
好利聞命必是先來王唆與張嘉貞不協奏請有所不
愜必不敢動若王唆兵馬不來拔悉密獨至卽須擊取

之勢易爲也九月秋拔悉密果臨突厥衙帳而王峻兵及兩蕃不至拔悉密懼而引退突厥欲擊之瞰欲谷曰此衆去家千里必將死戰未可擊也不如以兵躡之去北庭二百里瞰欲谷分兵間道先掩北庭因縱卒擊拔悉密之還衆遂散走投北庭而城陷不得入盡爲突厥所擒并虜其男女而還瞰欲谷廻兵因出赤亭以掠涼州羊馬時楊敬述爲涼州都督遣副將盧公利判官元澄出兵邀擊之瞰欲谷曰敬述若守城自固卽與連和若出兵相當卽須決戰我今乘勝必有功矣公利等兵至則丹遇賊元澄令兵士擡臂持滿仍急結其袖會風

雪凍裂盡墜弓矢由是官軍大敗元澄脫身而走敬述
坐削除官爵白衣檢校涼州事小殺由是大振盡有默
啜之衆俄又遣使請和乞與元宗爲子上許之仍請尙
公主上但厚賜而遣之十三年元宗將東巡中書令張
說謀欲加兵以備突厥兵部郎中裴光庭曰封禪者告
成之事忽此徵發豈非名實相乖說曰突厥比雖請和
獸心難測且小殺者仁而愛人衆爲之用闕特勒驍武
善戰所向無前瞰欲谷深沈有謀老而益智李靖徐勣
之流也三虜協心動無遺策知我舉國東巡萬一窺邊
何以禦之光庭請遣使徵其大臣扈從則突厥不敢不

從又亦難爲舉動說然其言乃遣中書直省袁振攝鴻臚卿往突厥以告其意小殺與其妻及闕特勒瞰欲谷等環坐帳中設宴謂振曰吐蕃狗種唐國與之爲婚奚及契丹舊是突厥之奴亦尙唐家公主突厥前後請結和親獨不蒙許何也袁振曰可汗旣與皇帝爲父子豈合爲婚姻小殺等曰兩蕃亦蒙賜姓猶得尙主但依此例有何不可且聞入蕃公主皆非天子之女今之所求豈問真假頻請不得實亦羞見諸蕃振許爲奏請小殺乃遣其大臣阿史德頡利發入朝貢獻因扈從東巡元宗發都至嘉會頓引頡利發及諸蕃酋長入仗仍與

之弓箭時有兔起於御馬之前上引弓傍射一發獲之
頡利發便下馬捧兔蹈舞曰聖人神武超絕若天上則
不知人間無也上因令問饑否對曰仰觀聖武如此十
日不食猶爲飽也自是常令突厥入仗馳射起居舍人
呂向上疏曰臣聞鳴梟不鳴未爲瑞鳥猛虎雖伏豈齊
仁獸是由醜性毒行久務常積故也今夫突厥者正與
此類安忍殘賊莫顧君親陛下持武義臨之修文德來
之旣懼威靈又沐聲教以力勢不得不庭故稽顙稱臣
奔命遣使陛下乃能收其傾効雜以從官赴封禪之禮
參玉帛之會此德業自盛固不可名焉因復詔許侍遊

召入禁仗仰英姿之四照送神藝之百發恩意俱極誠
無得踰焉乃更賜以馳逐使操弓矢競飛鏃於前同獲
獸之樂是屑略太過未敢取也雖聖胷豁達於物無猜
而愚心徘徊與時加慄儻此等各懷犬吠交肆盜憎荆
卿詭動何羅竊至暫逼嚴蹕稍冒清塵縱卽殪元方墟
幽土單于爲醢穹廬爲汚何塞過責特願陛下勿復親
近使知分限行不失常歸於得所以謂迴兩曜之鑒祛
九宇之憂孰不幸甚上納其言遂令諸蕃先發東封廻
上爲頡利發設燕厚賜而遣之竟不許其和親十五年
小殺使其大臣梅錄啜來朝獻名馬三十匹時吐蕃與

小殺書將計議同時入寇小殺并獻其書上嘉其誠引

梅錄啜宴於紫宸殿厚加賞資仍許於朔方軍西受降

城爲互市之所每年齎縑帛數十萬匹就邊以遺之二

十年新書十年闕特勒死詔金吾將軍張去逸都官郎中

呂向齋璽書入蕃弔祭并爲立碑上自爲碑文仍立祠

廟刻石爲像四壁畫其戰陣之狀詔高手工六人往繪

嘗有默棘連二十年默棘連請昏既勤帝許可於小殺

爲其大臣梅錄啜所毒藥發未死先討斬梅錄啜盡滅

其黨旣卒國人立其子爲伊然可汗詔宗正卿李佺往

申弔祭并冊立伊然爲立碑廟仍令史官起居舍人李

融爲其碑文無幾伊然病卒

立八年卒凡遣使三人入朝

又立其弟爲

登利可汗

登利者猶華言果報也

初嗣立爲苾仰骨咄祿可汗

登利年幼其母

卽瞰欲谷之女與其小臣飫斯達干姦通干預國政不

爲蕃人所伏登利從叔父二人分掌兵馬在東者號爲

左殺在西者號爲右殺其精銳皆分在兩殺之下二十

八年上遣右金吾將軍李質齎璽書又冊立登利爲可

汗

明年遣使伊難如朝正月獻方物曰禮天可汗如禮天今新歲獻月願以萬壽獻天子云

俄而登

利與其母誘斬西殺盡併其衆而左殺懼禍及已勒兵

攻登利殺之自立號烏蘇米施可汗

左殺者判闕特勒也遂立毗伽可汗

子俄爲骨咄葉護所殺立其弟旋又殺之葉護乃自爲
可汗天寶初其大部回紇葛邏祿拔悉蜜並起攻葉護
殺之尊拔悉蜜之長爲頡跌伊施可汗於是回紇葛邏
祿自爲左右葉護亦遣使者來告國人奉判關特勒子
爲烏蘇米施可汗以其子葛臘哆爲左殺又不爲國人
西殺帝使使者諭令內附烏蘇不聽

所附拔悉密部落起兵擊之其攻烏蘇米施左殺大敗脫身遁

走米施國中大亂其西葉護阿布思及葛臘哆率五千帳降以葛臘哆爲懷恩王三載拔悉

蜜等殺烏蘇米施傳首京師獻太廟其弟白眉特勒嚧

隴訶立自爲白眉可汗於是突厥大亂國人推拔悉蜜

酋爲可汗詔朔方節度使王忠嗣以兵乘其亂抵薩河

內山擊其左阿波達干十一部破之獨其右未下而回

紇葛邏祿殺拔悉蜜可汗奉回紇骨力裴羅定其國西

是爲骨咄祿毗伽闕可汗明年殺白眉可汗傳首獻西

殺妻子及默啜之孫勃德支特勒毗伽可汗妻骨咄祿

可汗女大洛公主伊然可汗小妻余塞匄登利可汗女

余燭公主及阿布思頡利發等並率其部衆相次來降
天寶元年八月降虜至京師上令先謁太廟仍於殿庭
引見御花萼樓以宴之上賦詩以紀其事封可敦爲賓
國夫人歲給
粉直二十萬始突厥國於後魏大統時至是
滅後或朝貢皆舊部九姓云其地盡入回紇

唐書卷第二百五十五上

唐書卷第二百五十五下

御製

突厥下

西突厥本與北突厥同祖

其先訥都陸之孫吐務號大葉護長子曰土門伊利可汗

次子曰瑟點蜜亦曰瑟帝米瑟帝米之子曰達頭可汗亦曰步伽可汗始與東突厥分烏孫故地有之初

木杆

據新書當有子字

與沙鉢略可汗有隙因分爲二

初東突厥木杆

可汗死舍其子大邏便而立弟佖鉢可汗佖鉢死先令

戒其子菴羅必立大邏便國人以其母賤不肯立而卒

立菴羅菴羅後以讓木杆兄子攝圖是爲沙鉢略可汗

而大邏便別爲阿波可汗自臣所部沙鉢略襲擊之殺

其母阿波西走達頭當是時達頭爲西面可汗即授阿

波兵十萬使與東突厥戰而河波竟爲沙鉢略所禽及

啟民可汗時達頭可汗歲以兵相加而隋常助啓民故

達頭敗奔吐谷渾始阿波既禽國人立鞅素特勒子是

爲泥利可汗達頭之奔泥利亦敗及其國即烏孫之故

死其子達漫立是爲泥厥處羅可汗

其國即烏孫之故

地東至突厥國西至雷翥海南至疏勒北至瀚海在長
安北七千里自焉耆國西北七日行至其南庭又正北
八日行至其北庭鐵勒龜茲及西域諸胡國皆歸附之
其人雜有都陸及弩失畢歌邏祿處月處密伊吾等諸
種風俗大抵與突厥同唯言語微差其官有葉護有特
勒常以可汗子弟及宗族爲之又有乙斤屈利啜閭洪
達頡利發吐屯候斤等官皆代襲其位

處羅可汗

新書泥厥處羅可汗

隋煬帝大業中與其弟闕達設

新書

闕達席設

及特勒大奈入朝仍從煬帝征高麗賜號爲曷薩

那可汗

妻以宗女

遇江都之亂從宇文化及至河北化及敗

歸長安高祖爲之降榻引與同坐封歸義郡王獻大珠
於高祖高祖勞之曰珠信爲寶朕所重者王之赤心珠
無所用竟不受之先與始畢有隙及在京師始畢遣使
請殺之高祖不許羣臣諫曰今若不與則是存一人而
失一國也後必爲患太宗曰人窮來歸我殺之不義驟
諫於高祖由是遲迴者久之不得已乃引曷薩那於內
殿與之縱酒旣而送至中書省縱北突厥使殺之太宗
卽位令以禮改葬闕達設初居於會寧有部落三千餘
騎至隋末自稱闕達

新書無達字

可汗武德初遣使內屬拜

吐烏過拔闕可汗厚加撫慰

與李軌連和隋西戎使者曹瓊據甘州誘之俄與瓊

合共擊軌兵不勝走達斗
拔谷與吐谷渾相輔車

尋爲李軌所滅特勒大奈隋

大業中與曷薩那可汗同歸中國及從煬帝討遼東以
功授金紫光祿大夫後分其部落於樓煩會高祖舉兵
大奈率其眾以從隋將柔顯和襲義軍於飲馬泉諸軍
多已奔退大奈將數百騎出顯和後掩其不備擊大破
之諸軍復振拜光祿大夫及平京城以力戰功賞物五
千段賜姓史氏武德初從太宗破薛舉又從平王世充
破竇建德劉黑闥並有殊功賜宮女三人雜綵萬餘段
貞觀三年累遷右武衛大將軍檢校豐州都督封寶國
公實封三百戶十二年卒贈輔國大將軍初曷薩那之

朝隋也爲煬帝所拘其國人遂立

達頭孫

薩那之叔父曰

射匱可汗

射匱可汗者達頭可汗之孫也旣立後始開土宇東至金山西至海自玉門已西諸國皆役屬之遂與北突厥爲敵乃建庭於龜茲北三彌山尋卒弟統葉護可汗代立統葉護可汗勇而有謀善攻戰遂北并鐵勒西拒波斯南接罽賓悉歸之控弦數十萬霸有西域據舊烏孫之地又移庭於石國北之千泉其西域諸國王悉授頡利發并遣吐屯一人監統之督其征賦西戎之盛未之有也武德三年遣使貢條支巨卵時北突厥作患高祖厚

加撫結與之并力以圖北蕃統葉護許以五年冬大軍將發頡利可汗聞之大懼復與統葉護通和無相征伐統葉護尋遣使請婚高祖謂侍臣曰西突厥去我懸遠急疾不相得力今請婚其計安在封德彝對曰當今之務莫若遠交而近攻正可權許其婚以威北狄待數年後中國全盛徐思其宜高祖遂許之婚令高平王道立至其國統葉護大悅遇頡利可汗頻歲入寇西蕃路梗由是未果爲婚貞觀元年遣真珠統俟斤與高平王道立來獻萬釘寶鈿金帶馬五千匹時統葉護自負強盛無恩於國部眾咸怨歌邏祿種多叛之頡利可汗不悅

中國與之和親數遣兵入寇又遣人謂統葉護曰汝若迎唐家公主要須經我國中而過統葉護患之未克婚爲其伯父所殺而自立是爲莫賀咄侯屈利俟昆可汗太宗聞統葉護之死甚悼之遣齎玉帛至其死所祭而焚之會其國亂不果至而止

莫賀咄侯屈利俟昆可汗先分統突厥種類爲小可汗及此自稱大可汗國人不附弩失畢部共推泥孰莫賀設爲可汗泥孰不從時統葉護之子咥力特勒避莫賀咄之難亡在康居泥孰遂迎而立之是爲乙毘鉢羅肆葉護可汗

與俟昆可汗分王其國

連兵不息俱遣使來朝

太宗追憐曷薩

那死非罪爲贈上
柱國具禮以葬

各請婚於我太宗答之曰汝國擾亂

君臣未定戰爭不息何得言婚竟不許仍諷令各保所
部無相征伐其西域諸國及鐵勒先役屬於西突厥者
悉叛之國內虛耗肆葉護旣是舊主之子爲衆心所歸
其西面都陸可汗及莫賀咄可汗部豪帥多來附之又
興兵以擊莫賀咄大敗之莫賀咄遁於金山尋爲咄陸
可汗所害國人乃奉肆葉護爲大可汗

肆葉護可汗立大發兵北征鐵勒薛延陀逆擊之反爲

所敗肆葉護性猜狠信讒無統馭之畧有乙利

新書刺

可

汗者於肆葉護功最多由是授小可汗以非罪族滅之

羣下震駭莫能自固肆葉護素憚泥孰而陰欲圖之泥

孰遂適焉者其後設

新書

甲達官

新書

與突厥弩失畢

二部豪帥潛謀擊之肆葉護以輕騎遁於康居尋卒國

人迎泥孰於焉耆而立之是爲咄陸可汗

咄陸可汗泥孰者亦稱大渡可汗

或曰伽那設

父莫賀設本

隸統葉護武德中嘗至京師時太宗居藩務加懷輯與

之結盟爲兄弟旣被推爲可汗遣使詣闕請降

不敢當可汗號

太宗遣使賜以名號及鼓纛貞觀七年遣鴻臚少卿劉

善因至其國冊授爲吞阿婁拔奚

新書無奚字

利邲咄陸可

汗泥孰遣使謝他日太上皇宴使者兩儀殿謂長孫无

忌曰今蠻夷率服古亦有乎无忌上千萬歲壽太上

无

皇喜以酒屬帝帝頓首
謝亦奉觴上太上皇壽

明年泥孰卒其弟同娥

新書設

立是爲沙鉢羅陁利失可汗

沙鉢羅陁利失可汗

歲三遣使奉方物

以貞觀九年上表請婚

獻馬五百匹朝廷唯厚加撫慰未許其婚俄而其國分

爲十部每部令一人統之號爲十設每設賜以一箭故

稱十箭焉又分十箭爲左右廂一廂各置五箭其左廂

號五咄六部落置五大噉一噉管一箭其右廂號爲五

弩失畢置五大俟斤一俟斤管一箭都號爲十箭其後

或稱一箭爲一部落大箭頭爲大首領五咄六部落居

於碎葉已東五弩失畢部落居於碎葉已西自是都號

爲十姓部落唃唃利失旣不爲衆所歸部衆攜貳爲其統
吐屯所襲麾下亡散唃唃利失以左右百餘騎拒之戰數
合統吐屯不利而去唃唃利失奔其弟步利設與保焉者
其阿悉吉闕侯斤與統吐屯等召國人將立欲谷設爲
大可汗以唃唃利失爲小可汗統吐屯爲人所殺欲谷設
兵又爲其俟斤所破唃唃利失復得舊地弩失畢處密等
並歸唃唃利失十二年西部竟立欲谷設爲乙毘咄陸可
汗乙毘咄陸可汗旣立與唃唃利失大戰而軍多死各引
去因與唃唃利失中分自伊列河已西屬咄陸已東屬唃
唃利失咄陸可汗又建庭於鑛曷山西謂爲北庭自厥越

失拔悉彌駁馬結骨火燐觸水昆諸國皆臣之十三年

咥利失為其吐屯俟利新書發與欲谷設通謀作難咥

利失窮蹙奔拔汗那而死國人立其子是為乙屈弩失

畢部落酋帥迎咥利失弟案新書泥孰或曰伽那設咥利失泥孰之弟則此弟疑當

作伽那設之子薄布特勒新書畢賀而立之是為乙昆

沙鉢羅葉護可汗

乙毗沙鉢羅葉護可汗既立建庭於睢合水北謂之南

庭東以伊列河為界自龜茲訶善且末吐火羅焉耆石

國史國何國穆國康國皆受其節度累遣使朝貢太宗

降璽書慰勉貞觀十五年令左領軍將軍張大師往授

焉賜以鼓纛於時咄陸可汗與葉護頻相攻擊會咄陸遣使詣闕太宗諭以敦睦之道咄陸於時兵衆漸強西域諸國復來歸附未幾咄陸遣石國吐屯攻葉護擒之送於咄陸尋爲所殺咄陸可汗旣并其國弩矢畢諸姓心不服咄陸皆叛之咄陸復率兵擊吐火羅破之自恃其強專擅西域遣兵寇伊州安西都護郭恪率輕騎二千自烏骨邀擊敗之咄陸又遣處月處密等圍天山縣郭恪又擊走之恪乘勝進拔處月俛斤所居之城追奔及於遏索山斬首千餘級降其處密之衆而歸咄陸可汗性狠傲留使者元孝友等不遣妄曰我聞唐天子才武我今討康居爾視我與天子等否遂與共攻康居道米國卽

襲破之係虜其人取貲口不以咄陸初以泥孰噉自擅

取所部物斬之以徇尋為泥孰噉部將胡祿居新書屋下同

所襲眾多亡逸其國大亂咄陸將歸保吐火羅大臣勸其歸國不從率眾去度葉水

及石國左右亡去略盡乃保可賀敦城自輕出招叛亡

阿悉吉闕俟斤逆擊之咄陸敗襲取白水胡城以居

貞觀十五年部下屋利噉等謀欲廢咄陸各遣使詣闕

請立可汗太宗遣使齎璽書遣通事舍人溫無隱持璽詔與國大臣擇突厥可汗

子孫賢者授之立莫賀咄乙毘可汗之子是為乙毘射匱可汗

乙毘射匱可汗立乃發弩失畢兵就白水擊咄陸咄陸勒兵

自城出鳴鼓角薄關弩失畢不能軍殺獲甚多咄陸自

因其勝招徠舊部皆曰戰千人存一人我猶不從也

知不為眾所附乃西走吐火羅國中國使人先為咄陸

所拘者射匱悉以禮資送歸長安復遣使貢方物請賜
婚太宗許之詔令割龜茲于闐疏勒朱俱波葱嶺等五
國爲聘禮及太宗崩賀魯反叛射匱部落爲其所併

阿史那賀魯者曳步利設射匱特勒之子也初阿史那
步真旣來歸國咄陸可汗乃立賀魯爲葉護以繼步真
居於多邏斯川在西州直北一千五百里統處密處月

姑蘇歌羅祿弩失畢五姓之衆其後咄陸西走吐火羅

國射匱可汗遣兵迫逐賀魯不常厥居

有執舍地處木昆婆鼻三種者

以賀魯無罪往請可汗可貞觀二十二年乃率其部落

汗怒欲誅執舍地等三種

內屬

執舍地等三種乃舉所部數千帳與賀魯皆內屬

詔居廷州

會討茲龜請先馳爲鄉導詔授

崑邱道行軍總管宴嘉壽殿厚賜予解衣衣之尋授左驍衛將軍瑤池都督

招密

壽散廬幕益衆高宗卽位進拜左驍衛大將軍瑤池都督如故

卽謀取西廷二州刺史駱宏義以聞高宗遣通事舍人喬寶明馳撫因令賀魯遣子咥運入宿衛咥運中悔劫

於勢不得去拜右驍衛中郎將帝遣還永徽二年與其子咥運率衆西遁

據咄陸可汗之地總有西域諸郡建牙于雙河及千泉

自號沙鉢羅可汗統攝咄陸弩失畢十姓其咄陸有五

吸一曰處木昆律吸二曰胡祿居闕吸賀魯以女妻之

三曰攝舍提吸四曰突騎施賀邏施吸五曰鼠尼施

處半吸弩失畢有五侯斤一曰阿悉結闕侯斤最爲強

盛二曰哥舒闕侯斤三曰拔塞

新書校
寒誤

幹吸沙鉢侯斤

四日阿悉結泥孰俟斤五日哥舒處半俟斤各有所部

勝兵數十萬並羈屬賀魯西域諸國亦多附隸焉賀魯

尋立啞運為莫賀咄葉護數侵擾西蕃諸部又進寇廷

州敗數縣殺掠數千人去三年詔遣左武衛大將軍梁建方右驍

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為弓月道行軍總管右驍衛將軍

之發府兵三萬率燕然都護所部回紇兵五萬騎討之駱宏義

安中國以信馭夷狄以權理有變通也賀魯保一城方

寒積雪謂唐兵必不來宜乘此一舉滅之遷延及春必

生變縱不率連諸國必遠迹遁去且兵本誅賀魯而處

蜜處木昆等亦各欲自免若留不進彼與賀魯復合矣

今雖嚴冬風勁兵苦轍墮又不可久留費邊糧使賊得

堅黨附除死期也請寬處蜜處月等罪專誅賀魯除禍

務本不可先治枝葉也願發射脾處月處蜜契苾等兵

齋一月食急趨之大軍住憑洛水上為之景助此驅戎

突厥

九

狄攻豺狼也且戎人藉唐兵爲羽翼今胡騎出前唐兵
躡後賀魯窮矣天子然其奏詔宏義佐建方等經畧之
前後斬首五千級虜渠帥六十餘人處月朱邪孤注者引兵附賊據牢山
建方等攻之衆潰追行五百里斬孤注上四年罷瑤池
首九千級虜其帥六十不如宏義所計咄陸可汗死
卽處月置金滿州又遣左屯衛大將軍程知節爲葱山道行軍大總管率諸將進討
其子真珠葉護與五弩失畢請擊賀魯爲賀魯所拒不
擊歌邏破其牙帳斬首千餘級收馬萬計副將周智度
祿處月三萬前軍蘇定方擊賀魯別帳鼠尼施于鷹娑川斬首
虜獲馬甚衆賊棄鎧仗彌野會副總管王文度不肯戰
降但篤城取其財顯慶二年遣右屯衛將軍蘇定方爲
屠之知節不能制
麗道行軍大總管燕然都護任雅相副都護蕭嗣業左驍衛大
將軍瀚海都督回紇婆閏等率師討擊仍使右武衛大

將軍阿史那彌射左屯衛大將軍阿史那步真為

流沙道

安撫大使

分出金山道俟斤嫩獨祿等萬餘帳迎降

定方行至曳咥河西賀

魯率胡祿居闕啜等二

新書

萬餘騎列陣而待定方率

副總管任雅相等與之交戰

定方以萬人當之虜見兵少以騎繞唐軍定方令步

卒據原攢稍外注自以騎陳於北賀魯先擊原上軍三犯軍不動定方縱騎乘之

賊眾大敗奔

數十里俘斬三萬人

斬大首領都搭達干等二百餘人

明日躡北五弩失畢

皆降五咄陸聞賀魯敗趨南道降步真定方命嗣業婆閏趨邪羅斯川追虜任雅相提降兵踵後會大雪軍中

請須霽定方曰今勞晦風冽虜謂我不能師掩其不虞可也緩則遠矣省日兼功上策也於是晝夜進收所過

人畜至雙河與彌射步真會軍飽氣張距賀魯牙二百里陳而行抵金牙山賀魯眾適獵定方縱兵破其牙俘

數萬人獲鼓燾器械

賀魯及闕啜輕騎奔竄渡伊西

新書無西字

麗河

兵馬溺死者甚衆嗣業至千泉賀魯下牙之處彌射進

軍至伊麗水處月處密等部各率衆來降彌射又進次

雙河賀魯先使步失達干鳩集散卒據柵拒戰彌射步

真攻之大潰又與蘇定方攻賀魯於碎葉水大破之賀

魯與啞運欲投鼠耨設至石國之蘇咄城傍人馬饑乏

齋寶入城且市馬城主伊阻新書達官新書詐將酒食出迎賀

魯信其言入城遂被拘執送石國會彌射子元爽與嗣業兵至蕭嗣業既

至石國鼠耨設乃以賀魯屬之乃悉散諸部兵開道置驛收露齒問人疾苦賀

魯所掠悉還之民西域平賀魯謂嗣業曰我破亡虜耳先帝厚我而

我背之今日之敗天怒我也舊聞漢法殺人皆於都市

至京殺我請向昭陵使得謝罪於先帝是本願也高宗

聞而愍之及俘賀魯至京師帝曰先帝賜賀魯二千帳主之今罪人既得獻昭陵

其可乎許敬宗曰古者軍凱還則飲至於廟若諸侯獻馘天子未聞獻於陵然陛下奉園寢與宗廟等可行不

疑令獻於昭陵及太廟詔特免死分其種落處木昆部

督府突騎施索葛莫賀部為啞鹿都督府突騎施阿利施部為絜山都督府胡祿屋闕部為鹽泊都督府攝舍提跋部為雙河都督府鼠尼施處半部為鷹娑都督府置崑陵濛池二都護府其

所役屬諸國皆分置州府西盡於波斯並隸安西都護

府四年賀魯卒詔葬於頡利墓側刻石以紀其事

阿史那彌射者室點密可汗五代孫也初室點密從單

于統領十大首領有兵十萬衆往平西域諸胡國自為

可汗號十姓部落世統其衆在本蕃爲莫賀咄葉護貞觀六年詔遣鴻臚少卿劉善因就蕃立爲奚利邲咄陸可汗賜以鼓纛綵帛萬段其族兄步真欲自立爲可汗遂謀殺彌射弟姪二十餘人彌射旣與步真有隙以貞觀十三年率所部處月處密部落入朝授右監門大將軍其後步真遂自立爲咄陸葉護其部落多不服委之遞去步真復攜家屬入朝授左屯衛大將軍彌射後從太宗征高麗有功封平襄縣伯顯慶二年轉右武衛大將軍及討平賀魯乃冊立彌射爲興昔亡可汗兼右衛大將軍崑陵都護分押賀魯下五咄六部落步真授繼

往絕可汗兼右衛大將軍濛池都護仍分押五弩失畢

部落

以光祿卿盧承慶持冊命之

因下詔曰自西蕃罹亂三十餘年

比者賀魯猖狂百姓重被劫掠朕君臨四海情均養育
不可使凶狡之虜恣行侵漁無辜之吐久遭塗炭故遣
右屯衛將軍蘇定方等統率騎勇北路討逐卿等宣暢
朝風南道撫育遂使凶渠畏威夷人慕德伐叛柔服西
域總平賀魯父子旣已擒獲諸頭部落須有統領卿早
歸闕庭久叅宿衛深感恩義甚知法式所以冊立卿等
各爲一部可汗但諸姓從賀魯非其本情卿等纔至卽
降亦是赤心向國卿宜與盧承慶等準其部落大小位

望高下節級授刺史以下官

是歲彌射擊真珠葉護於雙河斬之殺闕啜二人彌

射步真無綏御材下多怨於是思結都曼率疏勒朱俱

波喝槃陀三國叛擊破于闐詔左驍衛大將軍蘇定方

討之都曼兵保馬頭川五年定方傳其城擊降之

龍朔中又令彌射步真率所

部從颶海道大總管蘇海政討龜茲步真嘗欲并彌射

部落遂密告海政云彌射欲謀反請以計誅之時海政

兵纔數千懸師在彌射境內遂集軍吏而謀曰彌射若

反我軍卽無噍類今宜先舉事則可克捷乃僞稱有敕

令大總管齎物數百萬段分賜可汗及諸首領由是彌

射率其麾下隨例請物海政盡收斬之

其部鼠尼施拔塞餘叛走海政

追平其後西蕃盛言彌射非反爲步真所誣而海政不

能審察濫行誅戮

步真死乾封時咸亨二年以西突厥部酋阿史那都支為左驍衛大將軍

兼匭延都督以安輯其眾儀鳳中都支自號十姓可汗

與吐蕃連和寇安西詔吏部侍郎裴行儉討之行儉請

母發兵可以計取即詔行儉冊送波斯王子并安撫大

食若道兩蕃者都支果不疑率子弟上壽遂禽之詔執

諸部渠長降別帥李遮旬以歸調露元年則天臨朝十

也西姓自是益衰其後二部人日離散

姓無主數年部落多散失垂拱初遂擢授彌射子左豹

韜衛翊府中郎將元慶為左玉鈐衛將軍兼崑陵都護

令襲興昔亡可汗押五咄六部落步真子斛瑟羅為右

玉鈐衛將軍兼濛池都護押五弩失畢部落尋進授元

慶左衛大將軍

武后擅命率諸蕃長請賜屠宗氏曰武

如意元年為來俊

臣誣謀反被害其子獻配流崖州

新書振州

長安三年召還

累授右驍衛大將軍襲父興昔亡可汗充安撫招慰十

姓大使

未幾擢獻饋西節度使十姓部落都擔叛獻擊斬之傳首闕下收碎葉以西帳落三萬內屬壘

書嘉慰葛邏祿胡屋鼠尼施三姓已內屬為默啜侵掠以獻為定遠道大總管與北庭都護湯嘉惠等犄角於是突騎施陰幸邊隙故獻乞益師身入朝元宗不許詔左武衛中郎將王惠持節安慰方冊拜突騎施都督車鼻施啜蘇祿為順國公而突騎施已圍撥換大石城將取四鎮會嘉惠拜安西副大都護即發三姓葛邏祿兵與獻共擊之帝將詔王惠與相經畧宰相臣璟臣頴曰突騎施叛葛邏祿攻之此夷狄自相殘非朝廷出也大者傷小者滅皆我之利方王惠往撫慰不可參以兵事乃止

獻本蕃漸為默啜及烏

質勒所侵遂不敢還國開元中累遷右金吾大將軍卒

於長安

阿史那步真者在本蕃授左屯衛大將軍與彌射討平

賀魯加授驃騎大將軍行右衛大將軍濛池都護繼往

絕可汗押五弩失畢部落尋卒其子斛瑟羅本蕃爲步

利設垂拱初授右玉鈐衛將軍兼濛池都護襲繼往絕

可汗押五弩失畢部落天授元年拜左衛大將軍改封

竭忠事主可汗仍賜濛池都護長壽中西突厥部立阿史那俊子爲可汗與吐

蕃寇武威道大總管王孝傑與戰冷泉大領谷破之碎

葉鎮守使韓思忠又破泥孰俟斤及突厥施質汗胡祿

等因拔吐蕃泥孰沒斯城聖曆二年以斛瑟羅爲左衛

大將軍兼平西軍大總管令撫鎮國人是時烏質勒兵

張甚斛瑟羅不敢歸與尋卒子懷道神龍年累授右屯

新書

衛大將軍光祿卿轉太僕卿兼濛池都護十姓可

汗突騎施吐火仙之敗始以懷道子昕爲十姓可汗開

府儀同三司濛池都護冊其妻涼國夫人李爲交河

公主遣兵護送昕至碎葉西俱蘭城爲突騎施莫賀達
千所殺交河公主與其子忠孝亡歸授左領軍衛員外
將軍西突厥遂亡

自垂拱已後十姓部落頻被突厥默啜侵掠
死散殆盡及隨斛瑟羅纔六七萬人徙居內地西突厥
阿史那氏於是遂絕

突騎施烏質勒者西突厥之別種也初隸在斛瑟羅下
號爲莫賀達干後以斛瑟羅用刑嚴酷衆皆畏之尤能
撫恤其部落由是爲遠近諸胡所歸附其下置都督二
十員各統兵七千人嘗屯聚碎葉西北界後漸攻陷碎
葉徙其牙帳居之

謂碎葉川爲大牙弓
月城伊麗水爲小牙

東北與突厥爲

隣西南與諸胡相接東南至西廷州斛瑟魯以部衆削

弱自則天時入朝不敢還蕃其地並為烏質勒所併聖麻

二年遣子遮弩來朝武后厚加慰撫神龍中封懷德郡王景龍二年詔封為西河郡

王令攝御史大夫解琬就加冊立新書無未至烏質勒卒

新書神龍中卒誤其長子嗚鹿州都督娑葛代統其眾詔便立娑葛

為金河郡王左驍衛軍大將仍賜以宮女四人是時勝兵三十萬詔十姓可汗

阿史那懷道持節冊命景龍中遣使者入謝初娑葛代

父統兵烏質勒下部將闕噶忠節甚忌之娑葛訟忠節罪請內之京

師以兵部尚書宗楚客當朝任勢密遣使齎金七百兩

新書千金以賂楚客請停娑葛統兵願無人朝請導吐蕃擊娑葛以報楚客

乃遣御史中丞馮嘉賓充使至其境陰與忠節籌其事

并自致書以申意在路爲娑葛遊兵所獲遂斬嘉賓仍

進兵攻陷火燒等城

使弟遮弩率兵盜塞安西都護牛師獎與戰火燒城師獎敗死之

遣使上表以索楚客頭

大都護郭元振表娑葛狀直當見赦詔許西土遂定

景龍

三年娑葛弟遮弩恨所分部落少於其兄遂叛入突厥請爲鄉導以討娑葛默啜乃留遮弩遣兵二萬人與其左右來討娑葛擒之而還默啜顧謂遮弩曰汝於兄弟尚不和協豈能盡心於我遂與娑葛俱殺之默啜兵還娑葛下部將蘇祿鳩集餘衆自立爲可汗

蘇祿者

車鼻施啜蘇祿

突騎施別種也頗善綏撫十姓部落漸

歸附之衆二

新書

十萬遂雄西域之地尋遣使來朝開

元三年

新書五年始來朝授右武衛大將軍突騎施都督卻所獻不受制授蘇祿為左

羽林軍大將軍

順國公

金方道經畧大使進為特勒遣侍

御史解忠順

新書武衛中郎將王惠

齋璽書冊立為忠順可汗

賜錦

袍鈿帶魚袋七事

自是每年遣使朝獻上乃立史懷道女為金

河

新書交河

公主以妻之時杜暹為安西都護公主遣牙官

齋馬千匹詣安西互市使者宣公主教與暹暹怒曰阿

史那氏女豈合宣教與吾節度耶杖其使者留而不遣

其馬經雪寒死並盡蘇祿大怒發兵分寇四鎮

圍安西城

會

杜暹入知政事趙頤貞代為安西都護城守久之

出戰又敗

由是四鎮貯積及人畜並為蘇祿所掠安西僅全蘇祿

既聞杜暹入相稍引退俄又遣使入朝

首領葉支阿布思來朝

獻

方物十八年蘇祿使至京師元宗御丹鳳樓設宴突厥
先遣使入朝是日亦來預宴與蘇祿使爭長突厥使曰
突騎施國小本是突厥之臣不宜居上蘇祿使曰今日
此宴乃爲我設不合居下於是中書門下及百寮議送
於東西幕下兩處分坐突厥使在東突騎使在西宴訖
厚賚而遣之蘇祿性尤清儉每戰伐有所克獲盡分與
將士及諸部落其下愛之甚爲其用潛又遣使南通吐
蕃附突厥突厥及吐蕃亦嫁女與蘇祿既以三國女爲
可敦又分立數子爲葉護費用漸廣先既不爲積貯晚年

抄掠所得者留不分之又因風病一手攣縮其下諸部

心始攜貳有大首領莫賀達干都摩度

新書支下同

兩部落

最為強盛百姓又分為黃姓黑姓兩種

種人自謂娑葛後者為黃姓蘇

祿部為黑姓

互相猜阻二十六年夏莫賀達干勒兵夜攻蘇

祿殺之都摩度初與莫賀達干連謀俄又相背立蘇祿

之子吐火仙

骨

為可汗

居碎葉城

以輯其餘眾

引黑姓可汗

恒邏斯城

與莫賀達干自相攻擊

帝使積西節度使蓋嘉運和撫突騎施拔汗那西方

莫賀達干遣使告安西都護蓋嘉運嘉運率石王莫

史王斯謹提

率兵討之大敗都摩度之眾臨陣擒吐火仙

其

弟葉護頓阿波疏勒鎮守使夫蒙靈營挾銳兵與拔汗那王掩恒邏斯城斬黑姓可汗與其弟撥斯入曳建城

并收得金河公主

及蘇祿可敦余微可敦

而還

又料西國散亡數萬人悉與拔汗那

王諸國皆降處木昆甸延闕律噶等部皆上書謝曰生於荒裔國亂王薨更相攻屠賴天子遣嘉運將兵誅暴拯危願得稽首聖顏以部落附安西永爲外臣許之明年擢闕律噶爲右驍衛大將軍冊石王爲順義王加拜史王爲特進又欲立史懷道之子昕爲可汗以鎮撫之顯酬其功

莫賀達干不肯曰討平蘇祿本是我之元謀若立史昕

爲主則國家何以酬賞於我

卽誘諸落叛詔嘉運招諭乃率妻子及羣官首領降

乃不立史昕便令莫賀達干統衆

後數年復以昕爲可汗遣兵護送昕至俱

蘭城爲莫賀咄所殺莫賀咄自爲可汗安西節度使夫蒙靈警誅斬之以大羣官都摩支闕頡斤爲三姓葉護

二十七年二月嘉運率將士詣闕獻俘元宗御花萼樓

以宴之仍令吐火仙獻於太廟

天子赦以爲左金吾衛員外大將軍修義王頓

阿波爲右武衛員外將軍俄又黃姓黑姓白相屠殺各遣使降附天寶元年突騎施部更以黑姓伊里底密施骨咄祿毗伽爲可汗數通使貢十二載黑姓部立登里伊羅密施爲可汗亦賜詔冊至德後突騎施衰黃黑姓皆可汗相攻中國方多故不暇治也乾元中黑姓可汗阿多裴羅猶能遣使者入朝大厯後葛邏祿盛徙居碎葉川二姓微至臣役於葛祿斛瑟羅餘部附回鶻及其破滅有特麗勒居焉耆城稱葉護餘部保金沙領衆至二十萬

史臣曰中原多事外國窺邊周獫狁漢匈奴之後其類寔繁前史論之備矣突厥自隋文修王道肅軍容示恩威以羈縻之煬帝失政教生戎心肇亂離以啓發之高祖借其力而入平京師羣賊附其強而迭據河朔高祖同御榻以延其使太宗幸便橋以約其和當其時焉不

其盛矣竟滅其族而身死於國者何也咸謂太宗有馭
夷狄之道李勣著戡定之功殊不知突厥之始也賞罰
明而將士戮力遇煬帝之亂亡命蓄怒者旣附之其興
也宜哉頡利之衰也兄弟構隙而部族離心當太宗之
理謀臣猛將討逐之其亡也宜哉洎武后亂朝默啜犯
塞元宗纂嗣傳首京師東封太山西戎扈謁開元之代
繼踵來降西突厥諸族遇其理則衆心悅附而甲兵興
焉遇其亂則族類怨怒而本根破矣理亂二道華夷一
途或質言於盛衰倚伏未爲確論

贊曰中國失政邊夷幸災理亂之道取鑒將來

新書贊曰隋季世虛內以攻外生者罷道路死者暴
原野天下盜賊共攻而亡之當此時四夷侵中國微
而突厥最强控弦者號百萬華人之失職不逞皆往
從之基之謀導之入邊故頡利自以爲強大古無有
也高祖初卽位與和因數出軍助討賊故詭臣之贈
子不可計虜見利而動又與賊連和殺掠吏民於是
掃國入寇薄渭橋騎壅蒙京師太宗身勒兵顯責而
陰問之戎始內阻不三年縛頡利獻北闕下霆掃風
除其國遂墟自詩書以來伐暴取亂蔑如帝神且速
也秦漢比之陋矣然帝數暴師不告勞料敵無遁情
任將必其功蓋黃帝之兵也而突厥乃以失德抗有
道寢衰當始興雖運之盛衰屬於天而其亡信有由
矣

唐書卷第二百五十五下